



皇明書卷之三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成祖文皇帝帝紀

上既入自燕靖內難嗣位詔仍以洪武紀年秋七月  
壬午大祀天地於南郊大赦遷 康皇帝主於陵  
仍稱懿文皇太子遷 呂太后於懿文陵降封允  
熲允熿允禧爲廣澤懷恩敷惠王尋廢死大封靖  
難功臣始開內閣先是洪武初設中書省韓魏二  
國公以太師太傅兼左右丞相已汪胡繼用爲相  
然不得領三公及汪胡敗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



皇明書 卷之三  
以五府九卿分理庶務監察御史許士廉請復三公府不聽當是時惟翰林春坊官詳諸司奏啓殿閣大學士侍左右備顧問然不得平章軍國事如異時至是 上念機務殷亟難獨綜而治要在任人也始卽位卽召翰林待詔解縉侍左右親用陞侍讀已見中書舍人黃淮才名與語大悅之改編修凡視朝命縉淮立御榻左右備顧問尋遷翰林修撰胡廣爲侍講楊榮爲修撰吳府審理副楊士奇爲編修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知縣胡儼爲檢討與縉淮共七人竝直文淵閣看詳章奏 上少間

諸閣臣時時辰前預謨議率漏下數十刻乃退蓋內閣預機務自此始擢夏原吉爲戶部尚書蹇義爲吏部尚書黃福爲工部尚書當是時 天子初易位衆疑洶洶 上旣掃除廓清乃銳意治安爲順守規蹇夏經綸惴惴七臣者內與密勿外酌政幾而治象鬱興冬十月勅重修 太祖皇帝實錄命解縉等繙閱建文中羣臣章疏係軍馬錢穀數者留中餘涉指斥者悉焚毀已從容問侍臣曰爾曹宜皆有之衆稽首未應修撰李貫曰臣實無上曰爾以獨無爲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



家危亡時在近侍無一言豈稱臣職哉朕非惡乎  
盡心於建文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耳爾等前  
事彼則忠於彼事朕則忠於朕毋爲曲蔽也十一  
月立妃徐氏爲 皇后擢儒士軒伯昂爲山東叅  
議 上卽位求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無至者  
江西以伯昂首應詔故立擢用

永樂元年

癸未

春正月元日勅百官言我

皇考太

祖高皇帝受天明命體好生大德爲天下主保養  
生息三十餘年六合晏清禍亂不作習爽闔昧咸  
際昭明亦惟我 皇考能任天下之賢理天下之

務旁求民隱宣通德意以臻茲盛朕荷 天地祖

宗之靈克靖內難繼承大統以主天下重惟天下  
者 皇考之天下軍民者 皇考之赤子卽位以

來兢兢夙夜思爲撫安爾諸文武羣臣其體朕懷  
毋怠毋忽毋貪毋爲掎克毋縱詭隨持爾廉平秉  
爾正直勵爾公勤擴爾忠恕以守我 皇考之成

憲其方面風紀之司牧守郡縣之官教育之任當  
悉乃心力圖乃職務以民心爲心順其欲惡察其  
利害而興除之遂其仰事俯育之心教之孝弟忠  
信尊君親上之行其懷道抱德若行能可稱者亟



皇明書 卷之三  
舉用之毋遺棄庶幾民不失所共享我 皇考太  
平之福哉爾或不率惟 皇考之明罰具在朕不  
敢貸其武臣當藩閩之權受邊方之托任屯堡之  
事者亦當悉乃心力深其計慮嚴紀正律以潛消  
釁隙保固城池務以軍心爲心察其寒暑饑飽爲  
之矜恤調護愛惜其力毋侵牟其利庶幾軍不失  
所共享我 皇考太平之福哉爾或不率亦惟  
皇考之明罰具在朕不爾貸嗚呼民出賦稅以贍  
軍軍執干戈以衛民軍非民弗養民非軍弗安其  
悉心一志敬慎保安以副朕拳拳之意命寶源局

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復封周齊代岷王  
二月詔以北平爲北京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  
府及北行部以郭資維僉竝爲行部尚書平安爲  
都督府僉事三月朔羣臣表請立 皇太子勅荅  
曰朕嗣承大寶思惟永圖負荷之艱夙夜祇栗矧  
於長子知識未廣德業未進儲貳之任豈當遽承  
必欲以正元良宜豫成其德業未允所請誅遼東  
指揮同知沈永虜寇遼東永不能進討又匿不上  
聞故也徙北平行都司於保定以大寧地畀邊夷  
兀良哈肅扈靖難功 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



皇明書 卷之三  
四  
吉治水江南太白出昴北 上以中外文武臣多  
及事建文懷疑懼不安下勅申諭言朕惟自古天  
生一代致治之君必善用一代輔治之賢唐用王  
魏尉遲或取之亡國或釋之嫌怨或舉諸仇敵宋  
用范質王溥皆先代舊臣石守信王審琦皆前朝  
宿將著在信史可具覆也元有天下海宇之廣生  
齒甲兵之繁財賦之盛宜莫能難我 太祖高皇  
帝不階尺土一民卒平禍亂而有天下盖由推赤  
心以用人取才於異代釋憾於仇怨故能創業垂  
統身致太平朕以 高皇帝嫡子奉藩于燕屬遭

內難如釜魚且免決無生理爰不得已起兵自救  
竟以一隅之力敵天下之兵大戰數十小戰無筭  
卒平禍亂此豈人力實惟佑命朕蒞治來恒思天  
下者 父皇之天下文武百官皆 皇考舊人或  
所教育以遺子孫素非讐怨他人之比誠信委任  
纖毫無間故今之任機務典宥密者皆非前日靖  
難之人此天下所明見共知也比聞羣臣然且懷  
疑不安其職深用悼歎夫以 父皇格天之德天  
命眷顧之隆故俾朕躬克承大統朕今有位其敢  
違天命與 父皇以爲治乎曩在鋒鏑中所虜獲



將士尚且不輕殺一人今爲天子顧肯加怨惡於人耶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國盡忠於國者雖讐必用心懷異謀者雖親必誅比隆前規以臻致治敢有上負皇考妄生疑間自分彼此講張訕謗者罪無赦更上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尊謚六月詔陝西停王府工作秋八月命平江伯陳瑄督海運九月下求賢勅曰朕以眇躬獲承大統永惟萬幾不敢暇逸思旁招俊乂光輔邦家必明目達聰以弘視聽爾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沈滯下僚或可剴繁而優游散地

或抱道懷才而隱田里其具舉以聞毋媚毋濫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欽哉又敕百官言朕聞爲君難爲臣不易創業難守成不易蓋禮樂寬柔譬之膏粱以養生刑政剛猛譬之藥石以伐病膏粱伐病祇益其病藥石養生適傷其生時措之宜茲惟艱哉昔在元季中華禮樂之區悉爲左袵沉浸百年風俗之汙染非但若夏季之悖淫也反側之睥睨非但若殷頑之弗率也我太祖高皇帝以天錫大聖之資當天造非常之變服古人之所未服齊古人之所難齊亦權時



宜不得已而用刑矣及立爲典常先定律法損益更改十年乃成復作祖訓傳之子孫墨劓剕宮竝禁不用常法之立不易禮樂之用彌彰朕遵聖謨永念刑措爾惟相朕賞彰天命刑奉天討職亮天工以保茲天民哉爾惟盡心勿謂忠爲有餘爾惟盡力勿謂力爲不足爲名而善善無成計利而勤勤必怠故廉不怨貧以廉爲制行之常勤不羨逸以逸爲賊德之本且計利者必害患失者終失莫非事也繁簡安其所遇莫非職也崇卑惟其所處爾羣臣所當知也勿爲朋比比必至於淪胥勿縱利

口利口必至於傾覆勿爲奸欺奸欺必至於敗露勿爲怙終怙終必至於殄絕依阿尸祿位者昧理擅權作威福者逆天貪汙恣情欲者速禍讒殄惑衆志者啓刑爾羣臣所當戒也矧夫刑者輔治之具古聖帝明王及我皇考之所甚重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輕重一差死生立決乃或信讒而執單辭深文而中良善納賄以紊是非作威而眩曲直自作聰明發瑕摘類法外求情致人於死鬼神森布甚可畏也朕爲此懼審克惟勤乃有懷殘忍之私遵酷吏之規謫朝廷之寬恤惑天下之人心所謂利口



傾覆者爾惟戒哉聖人用人不求其備誠以才能  
有高下智識有淺深事皆盡善上智所難况於中  
人寧無過誤朕惟念此每加寬容乃有怙終常懷  
幸免不知忽微之過豈可積非分之恩豈能常所  
謂怙終殄絕者爾惟戒哉亦有柔奸隱慝厚貌深  
情請託行私附下罔上不感天子而感權臣寧負  
公門而不負私室同惡相濟同勢相依同爲讒邪  
以諂忠良同爲奸宄以護私短同側媚以相師同  
諂諛以相悅所謂朋比淪胥者爾惟戒哉朕務宵  
衣旰食豈誠惡逸好勞爲上帝之鑒觀守 皇考

之基業惟爾羣臣爲國爲民有猷有守以輔予治  
化上蒼天命嗚呼民命至重鬼神難欺操刀而割  
尚有血指之虞當食而言或至吻傷之失事雖切  
已未免過違心有不存視而不見故夫刑罰宜悉  
乃心毫厘之差死生立決一往不復雖悔何追詎  
止吉凶之應及於一身抑且殃慶之流逮於後世  
爾惟戒哉爾尚體朕心必欽必慎惟明惟恤庶俾  
寬而非縱嚴而不殘囹圄空虛底于刑措國家有  
萬年之安爾亦有無窮之譽欽哉高唐州民王政  
以言事稱旨擢刑科給事中鎮雲南西平侯沐晟



言車里宣慰司土官侵威遠地擄其知州請討之  
上以天下初定謂兵部臣曰兵易動難安一或輕  
舉傷人必多宜文誥播諭如不從舉兵未晚於是  
刁暹荅悔懼歸所虜知州及所侵地謝罪歷城侯  
盛庸長興侯耿炳文奪爵死建文中庸炳文嘗將  
兵至是并諸子皆坐戮 上御右順門謂侍臣曰  
朕卽位來常恐下民失所夜宮中秉燭獨坐閱輿  
圖思何郡罹饑荒當隱恤何郡迫邊塞當豫防旦  
出與羣臣議行之近河南旱蝗卽遣使省視如斯  
民小康朕之願也勅河南布政使賑恤言朕爲天

下主所務安民民爲國本故每歲遣人巡行郡邑  
欲周知民所苦也近河南饑而有司不以聞顧往  
往言歲豐罔天孰甚焉此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  
令郡縣發粟賑貸 詔郡縣考滿官課最者皆於六  
科辦事言事尋召給事朱原等謂曰朕夙夜慮天  
下有失所之民四方利害未有知也故選郡縣官  
直六科冀欲有聞今未嘗有一人言者豈天下事  
皆無可言乎在朕左右且然况遠在千里外乎汝  
等可以朕意諭之制給由官條所部民情利病以  
聞江西左叅議孫浩廣東副使鄒浩失條陳下法



司訊勅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以上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察能否貪廉之跡具奏定武職新舊官比試替罷法詔軍民利病諸百工技藝之人許具實敷奏十二月徙天下殷實戶實北京

永樂二年甲申春正月遣永春侯王寧隆平侯張信

齊璽書召世子如京師夏四月立世子高熾爲

皇太子封子高煦漢王高燧趙王并封楚蜀王諸

王子各爲王簡東宮官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

金忠竝兼詹事餘具以閣臣充命翰林方局官日

講經史東宮凡講義皆內閣閱正緝閱書士奇閱

易廣閱詩幼孜閱春秋幼孜與士奇作易春秋直

指以進擢僧道衍爲太子少保復姓姚賜名廣孝

靖難時道衍主興師圖王之斷故也命侍臣輯自

古格言善行有益太子者爲書曰文華寶鑑授

皇太子皇太子拜受退 上謂解縉等曰昔 皇

考採經傳格言爲儲君昭鑒錄朕此書稍克廣之

益以 皇考謨訓子孫能世守此亦足以稱賢君

矣昔秦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授太子以韓非書

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故亂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

等兼輔東宮宜以此時時導諭之 上御奉天門



名六科給事中諭曰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資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臨百官裁萬幾時有失中宜直言無隱又顧學士解縉曰求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敢為者強於已敢言者強於君此王魏之所以難也使進言者無畏聽言者無忤天下何憂不治命太子少保姚廣孝賑濟蘇湖秋七月饒州鄱陽縣儒士朱季友詣闕獻所著書專醜詆宋學詔勒還鄉里杖之且焚所著書冬十一月錄囚奉天殿刑部尚書賜言奉天征討官有獄請議功 上曰刑賞者天下之

大法也不以功掩過亦不以私害公曩奉天征討功業酬之爵賞矣今有犯而不誅何以爲理論如律勅賜賚內閣臣皆與部尚書同賜三品服色縉等辭謝 上曰天下事皆朕與卿密共平章非若六卿分職者比勤勞翊贊豈在部尚書下哉以賚功勤又何以品級拘也設天津衛于直沽特直沽建倉百萬儲海運粟以海口地腴乃調沿海諸衛軍城築戍守之曹國公李景隆有罪獄死坐僭踰不法匿亡命謀不軌也廷鞠景隆呼曰陛下非臣開門奉迎何以有今日 上折之曰幸是朕來若



他人來汝乃亦開門迎耶景隆語塞死獄中勅各  
衛所軍餘願耕種者不拘頃畝儘力墾種自收官  
毋得比較

永樂三年乙酉春正月復順天永平保定民田租二  
月命學士縉選進士科才識英敏者改庶吉士進  
學文淵閣名見 上諭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  
就未有無志而能自成者爾等自千百人中拔起  
為進士又自進士中拔起至此固時英俊然當立  
心遠大毋安於小成學必造道德之微具體用之  
全文必闡天人之蘊竝作者之盛古人文學豈必

天成亦積功所致爾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朕不  
煩爾以事給爾祿日就閣中玩索務實學毋虛文  
以負朕期待之意三月改黃福為北平行部尚書  
陳瑛譖出之也夏勅戒諸王詔賑江東饑秋名戶  
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冬十月盜殺附馬都尉  
梅殷殺庶吉士章朴時禁天下毋得收藏方孝孺  
詩文朴犯令故也

永樂四年丙戌春正月南陽盜起 上謂兵部曰盜  
無小不可易也不治將大元末汝穎盜纔數十人  
卒以猖兵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討平之二月



遣趙王居守北京三月 上謁先師皮弁行四拜  
禮已視學購遺書結牙思進玉碗却不受曰朕朝  
夕所用惟中國磁器甚適無事此爲也况此物內  
府故有之第意不用耳謂尚書賜曰今受虜獻必  
厚賚將來奇珍競至矣糜國費何益故不受也夏  
五月廢齊王榑初榑旣復國而驕 上賜諭戒不  
從來朝又面諭曰毋忘患難時榑益自疑陰蓄亡  
命養刺客僭恣爲呪咀至是來朝廷臣交露章劾  
治榑厲聲曰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時離間耶會  
當盡斫此輩 上大怒罷去其護衛及長史官畱

京師已廢爲庶人安置廬州羣臣請罪其教授葉  
垣等 上曰齊王克悖殆性習使然朕與王兄弟  
至親出之囹圄寵以祿爵誠心溫辭開譬至六七  
然且不悛教授輩當如王何況垣等已先自歸可  
勿論六月己未朔日食秋七月命成國公朱能佩  
征夷將印克總兵官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爲  
左右副將軍將兵擊安南兵部尚書劉鐫參贊軍  
務刑部尚書黃福督軍餉時武臣言黃福乃建文  
中舊臣不宜任 上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蓄  
疑唐太宗時王魏初皆讐怨後委任不疑兩人終



盡心輔政尉遲恭亦仇敵也卒盡其死力則太宗誠無疑故也朕今惟賢才是用無間新舊勿復言會朱能道病卒卽命侯輔佩印代將是歲大營北京宮殿勅秦晉守將練兵防胡甌寧王允熾暴卒永樂五年丁未春二月出翰林學士解縉爲廣西布政司叅議初與丘福等守儲議爲漢王高煦所怨至是有譖縉泄初議以國家大計徼後福者故貶夏四月 皇長孫出閣就學年九歲矣命姚廣孝及翰林待詔魯瑄鄭禮等侍講讀以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帝王大訓可經綸天下者日講繹涵養

毋章句文辭五月安南平詔置交趾都布按三司以都督呂教學都司事尚書福寧布按三司事詔徵用交趾人才乙卯 皇后徐氏崩秋八月議海運設漕濟運使司冬十月辛巳朔日食十一日令內閣儒臣考滿吏部勿改外任

永樂六年戊辰春三月免河南山東山西民逋負夏四月巳卯朔日食六月論平交趾功封沐晟黔國公張輔英國公柳升安遠伯秋八月交趾簡定反冬十二月復遣英國公輔往討之是歲諸番各遣使入朝貢 上行巡北京詔曰昔成周營洛肇啓



兩都有虞勤民九重巡省朕祗率彝典馭統初巳  
升順天爲北京今四海清晏省方惟時將以歲二  
月巡行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朕所過親王止離  
城一程迎候官吏軍民於竟內朝見非經過之地  
擅出境道途一切供給飲食之費咸宿具毋煩民  
諸司毋得輒有所獻

永樂七年丑春正月遣太監鄭和航海通道西南  
夷起復楊榮爲閣學士二月 上發京師詔吏部  
尚書義兵部尚書忠大學士准侍講士奇輔 皇  
太子監國學士廣侍講榮幼孜尚書原吉從諸天

下文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請行在餘悉啓  
皇太子處分諭義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簡汝四  
人留幸勉輔太子唐太宗簡輔監國必房玄齡其  
敬之哉前忠誠伯茹常下獄死都督平安暴卒三  
月 上至北京夏五月營山陵于天壽山塋 仁  
孝皇后秋勅淇國公福將五將軍出塞北擊虜五  
將軍俱敗沒前給事中郭驥使虜爲本雅失里所  
殺 上聞之念虜不滅不靖也乃遣書諭 皇太  
子曰比以淇國公從征久授籌畫令帥大軍征虜  
冀必能任事乃辱國如此今不擊虜禍邊益深今



選將練兵朕來春將親征國家之事爾任之必慎  
重毋忽冬英國公獲簡定檻送京師陳季擴走

永樂八年

庚寅

春正月召英國公輔還留黔國公晟

總諸軍雲陽伯旭副之討季擴簡定伏誅二月敕  
天下布按二司言朕惟古之善治者必重賢守令  
以爲生民休戚所繫命也朕巡狩北京考覈吏治  
惟汶上知縣史誠祖公無逋租田靡蒿萊人民樂  
業治有異效已褒賞陞濟寧州知州其易州同知  
騰貪酷無狀已加重譴今天下之大守令之廣朕  
豈能周知爾等居承宣風紀之任所轄郡縣官其

賢否治忽宜必知之其具實以聞加黜陟焉北征  
遂擊阿魯台於靜虜鎮還次擒胡山勒銘次清流  
泉再勒銘而還秋七月 上還北京冬十月還南  
京詔贖民鬻子

永樂九年

辛卯

春正月命英國公輔復會兵討交趾

二月命尚書宋禮都督周長浚會通河三月都御  
史陳瑛以罪下獄死初建文中瑛以交通藩邸坐  
譴及卽位得名用爲羅織苛刻建文諸臣得罪深  
瑛之力居多至是爲給事中耿通中允劉子春論  
劾獄死藉其家夏五月倭寇浙東六月逮交趾叅



議解縉于錦衣衛獄臨城縣饑當發粟三千七百石乃賑戶部持不許 上曰國家儲蓄本以供國濟民有土有民將財用自裕豈憂儲蓄哉隋開皇間民饑不肯開賑聽流移就食歲所積可供數十年適大敵資此前事永鑑也自今遇水旱民饑卽開倉賑給爲著令冬十月詔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以前監修官李景隆茹瑄心術不正是非眩瞽故也命閣學士廣儼淮士奇榮幼孜爲總裁十一月立 皇太孫十二月令百官條上軍民利病令在京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在外五品以上及縣

正官各舉堪任牧民風憲者以聞是歲免陝西民逋負

永樂十年

壬辰

春正月元夕賜羣臣宴禁差守令三

月勅河南發粟賑民冬十月命 皇太孫閱武方

山

永樂十一年

癸巳

春正月辛巳朔日食免朝賀及宴

先夕禮尚書呂震言日食與朝賀時先後不相妨請朝賀如儀侍郎儀智曰終同日免賀爲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



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來者言虜是日罷宴仁  
宗大悔今免賀誠當 上從之後簡老成大儒輔  
皇太孫羣臣推智 上喜曰智雖老然識大體能直  
言不阿向正旦日食呂震等欲行賀禮獨此老與  
士奇意同可任也遂命授 皇太孫經勅方黃齊  
練遠親被告者勿論二月命尚書義學士淮諭德  
士奇洗馬溥輔 皇太子監國 上巡狩北京禁  
諸司進獻設貴州布政使司秋八月遣吏部員外  
郎陳誠使西域冬十二月交趾平

永樂十二年甲午春正月丙子朔日食免朝賀三月

上親征瓦剌命 皇太孫從 上謂侍郎廣勿致榮

曰朕長孫天錫勇智令侍行俾知用兵行師之法  
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營中稍間其  
卽以經史於前講誦庶不廢學也語太孫曰前代  
帝王多生長深宮狃富貴安逸於民艱國務惜弗  
寃以亡國者多矣汝將來有嗣統之寄須勉力於  
學天下事不可不周知天下人艱難不可不涉歷  
聞見廣涉歷多庶心胸開豁不疑於幾事也夏五  
月上將五將軍出塞閱武陽林戍追敗虜于土  
刺河乃班師曹縣獻騶虞尚書震請率羣臣朝賀



上曰百穀豐登雨暘時若家給人足爲上瑞騶虞何益止勿賀震固請 上曰大臣當爲國爲民汝能效李沆不奏祥瑞不亦善乎震退 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六月丙寅朔日食秋八月上至北京交趾陳季擴伏誅閏九月逮居守學士淮諭德士奇洗馬溥下獄尋宥士奇還官十一月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上諭閣臣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傳註外諸儒有議論發明者其博采增附周程張朱諸君子語性理之言如太極圖通書西銘之類皆六經羽翼宜類聚成書務精備以垂後世命廣等開館東華門外纂修之

永樂十三年<sub>乙未</sub>春正月殺前交趾叅議解縉平江伯陳瑄開清江浦轉運罷海運秋七月誅貪殘守令九月勅防邊

永樂十四年<sub>丙申</sub>春三月改封趙王王彰德漢王王青州祠祭郎中周汭請封禪泰山尚書震助爲言上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時時有之朕未嘗不惕然于心敢自謂太平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爲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其君爾



皇明書 卷之三  
三頁六十四  
欲處朕太宗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且帝王有聞  
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也遂不許學士廣作却封禪  
頌以獻夏四月錦衣衛指揮紀綱伏誅以弄權作  
威故也以胡廣爲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翰  
林學士五月壬辰朔日食秋八月作北京西宮名  
英國公張輔還京師詔豐城李彬鎮交趾九月始  
令民養種馬納駒 上還京師議營建北京於是  
羣臣上議言北京乃 皇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  
西倚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中沃壤千里足以  
控四夷而制天下誠帝王萬世都也比年車駕巡  
狩四海會同人心協和漕運日廣商賈輻輳財貨  
充盈良材巨木千里咸集乞上順天心下從民望  
勅所司營建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天下幸甚  
上從之

永樂十五年丁酉春二月廢谷王穗爲庶人二月漢  
王高煦有罪居之樂安州三月 上巡北京夏四  
月丁巳朔日食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兩京六  
部國子監及天下府州縣學山東旱蝗六月建北  
京郊廟宮殿秋七月冊 皇太孫妃胡氏冬十月  
癸未朔日食十一月以趙犴爲兵部尚書督塞上



屯

永樂十六年

戊戌

春安南黎利反三月初令民運夏

五月殺贊善梁潛司訓周晃秋七月遣禮部侍郎

胡濙巡江西浙江冬勅修武當山宮觀成

永樂十七年

己亥

春起復吏部尚書義輔監國南京

夏都督劉江破倭奴於黎海蝸封廣寧伯秋七月

勅慎選守令冬學士榮疏十事指斥五府六部三

法司積弊

上密召諭曰卿言時弊實切當但卿

爲朕腹心進此言卽羣臣相猜隙嫌生矣不若使

慎密御史言之於是畀監察御史鄧真使言之奏

下諸司股栗咸免冠謝死罪詔申勅而退頒爲善

陰騭孝順事實于天下

永樂十八年

壬子

春正月以楊榮金幼孜竝爲文淵

閣大學士十二月山東妖婦唐賽兒反都指揮衛

青擊破之秋八月丁巳朔日食九月北京宮殿成

改行在所爲京師名

皇太子及

太孫如京師

冬十二月

皇太子

太孫至京師

永樂十九年

辛丑

春正月甲子朔

上御奉天殿受

朝賀戊寅大赦天下舉賢才禮高年存恤鰥寡孤

獨及篤廢殘疾者改楊士奇爲左春坊大學士夏



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肆赦禁謗訕遣尚書  
義等巡行天下撫軍民秋八月辛巳朔日食冬十  
一月議北征逮戶部尚書夏原吉工部尚書吳中  
掖庭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

永樂二十年壬寅春正月己未朔日食二月議北師  
餽餉三月 上親征夏五月次獨石大閱六月次  
通州旬至濶灤兒海乃旋師至威虜令碎李陵臺  
驛沈其碑河中還擊兀良哈大破之九月還京逮  
大學士楊士奇尚書蹇義呂震錦衣衛獄尋釋復  
官

永樂二十一年癸卯春三月蜀王椿薨葬蜀獻王夏  
五月常山中護衛孟賢謀逆伏誅六月庚戌朔日  
食秋八月 上北征虜酋土干降封忠勇王 上  
班師

永樂二十二年甲辰春正月逮朝覲官于錦衣衛獄  
尋釋之夏四月己酉復出塞北擊胡次荅蘭納木  
兒河抵白邨山餉不繼又 上感異夢夢人語上  
帝好生召學士榮幼孜語之榮幼孜以軍中有訛  
言因力請班師秋七月次清平鎮宴羣臣命內侍  
歌 高皇帝辭五章曰此 先帝所為垂諭叙創



業守成之難戒荒淫酣酗之失者也朕服之旦旦不忘因遂賡五章言奉天法祖勤民恤民之事仍命內侍歌之飲盡歡而罷巳丑次倉厓城上不豫庚寅次榆木川辛卯上崩八月壬子梓宮至京師九月上大行皇帝謚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上知人善任委閣學士爲腹心嘗於宮中忘一事問左右皆不省蓋沈思久乃得之喟然曰以一人智慮處萬幾浩繁欲無愆忘也難矣時時勗近臣諸萬幾務當省錄備顧問朕行未合理當熟諫勿避名六部尚書

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繁念不得盡言午後事簡可從容陳論毋以且晡朕倦聽納也雖數在軍然親倚諸學士益深呼秀才不名時時坐帳殿召諸學士語語移時或夜漏下數刻乃退謂諸學士曰凡軍中一切動靜若謠言有聞卽密奏又勅聞者諸秀才有事入見朕聽非時入毋阻嘗中道相失急遣將四出尋之未至上念甚時時問左右諸學士來未蓋倚毘如此御馬監詣戶部索白象食穀尚書辛以聞上曰白象何補實用乃奪民食以飼之此所謂率獸食人計象一日所飼



穀當農夫數口家一日之食豈當暴殄哉朕爲君職在養民禁勿用名監官切責之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輦致造器通政使彛奏之上曰數年兵荒百姓與苦甚奈何重困爲乎福建三司官奏栢瑞生花下勅曰朕於生民休戚未徧知也故任官以圖安輯乃置軍民疾苦不言言栢花爲瑞是朋比爲妄欺夫時和歲豐物無疵厲生民足食四夷順安此國家之瑞草木之花何有哉自今有復爲欺罔者罪無赦故是時近臣密勿大臣襄直四海洽清萬務咸適焉稗史臣曰臣考觀 文皇帝時自廟堂郊社迨服

色官名壹未嘗不遵我 高祖之彛制也御門故所服衷衣弊衲而復出語侍臣言我 母后之德也躬補綴裳衣朕何敢忘焉又廣聽納親儒是宜光有顯名而天命饗保也廟號 太宗 世宗時上尊謚 成祖肇都今京師堊長陵



皇明書卷之三終

皇明書卷之四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仁宗昭皇帝帝紀

昭皇帝諱高熾 仁孝皇后元子也為王世子時孝

恭有文德靖難師起每居守而漢王高煦有勇力

善騎射數從軍有功然頗與世子卻時時從軍中

危世子世子不自安於是中朝臣方孝孺覘知之

為書貽世子令以燕自歸許王燕以為間世子得

書不啓封弁所遣使傳詣 上軍中時奄黃儼素

得過世子因曲事趙王欲為趙王地已潛使走高



煦所言狀矣事聞 上上頗疑世子問高煦煦曰  
殆有之世子故與皇太孫善厚 上怒變色急未  
有以發也而世子所遣書若使馳傳至 上覽書  
乃固封未啓召使者問世子云何使者曰世子言  
臣子無私交何敢發私書 上乃歛噓太息曰吾  
父子至親猶見離間况君臣之際乎已拍案流涕  
曰嗟乎幾殺吾子江上之戰 上以兵北欲引還  
會高煦來濟師 上喜撫其背曰兒努力努力吾  
憊矣今世子多疾卽天下定吾以汝爲嗣於是高  
煦殊死戰而事克及 上入嗣極羣臣請立太子

上猶豫不許者久之召文武臣議文臣惟尚書金忠  
與餘皆靖難時股肱親見江上時事咸屬意高煦  
獨金忠以爲不可 上未有以決也召閣臣縉入  
縉曰立嫡以長今世子仁孝天下所歸心宜立且  
古奪嫡無不亂漢王不宜立願 陛下熟慮 上  
沈思未荅縉復叩首曰好 聖孫蓋指宣廟也  
上渙然意決密以問黃淮尹昌隆對皆與縉同而  
儲位遂定時 皇長孫方十歲天章日表英仁有  
大度 上甚愛故縉一言而定 上終念漢庶人  
有扈戰功又喜其英武類已顧頗以 皇太子不



類已不悅。皇太子而二王益數數造飛語危之。皇太子中不能自明。北征還以。皇太子遣迎。駕者後至且失辭。怒甚曰。焉有君父出萬里外擊胡而爲人子顧晏然不省念乎。又怒以爲此導輔者之過。遣使逮義淮。士奇并諸宮僚以來。中途宥義。還黃淮。先至下獄。士奇及正字金問繼至。上曰。朕未嘗識金問。問何自得侍東宮。下法司鞫。召士奇前。問監國事。士奇叩首言。皇太子實仁孝。每攝祠宗廟。祭品閱必親進。御物親封識。乃敢。上聞。上北征。往往坐達旦不寐。日中晏始食。駕

還而後。卽安臣侍學。每言及尊君順親忠孝天性之際。太子每耽意傾聽也。諸稽違皆臣等罪。罪萬死。皇太子無罪幸。上裁察下錦衣衛獄。未幾宥復職。時金問詞連楊溥。芮善王愷。遂俱下詔獄。而解縉以覲。上出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死獄中。始縉以藩參入奏事。適。上北征見。皇太子而歸故也。居數年。上居北京時。有疾意多所諱。惡而。皇太子在留都。距隔數千里。小人附漢府者。陰爲間。讒搆百端。幾危者數矣。久之。漢王爲不道迹頗著。而禮部侍郎淡以忠謹爲。上所親倚。



往蹤跡建文君特遣濙至是召密諭曰人言東宮行多失爾至南留數日覘之其實封以來書奏字必稍鉅書且至旦欲觀晚至晚欲觀也於是濙奉勅名巡江浙南直隸諸郡縣以行濙至南都日隨朝透迤久不去楊學士士奇謂之曰公命使也行不可以不亟濙謝曰綿衣數種未完姑待之畢卽行矣至安慶乃具日所見東宮行事皆仁孝誠敬者七端以上保太子無他 上覽之大悅於是三殿成名 皇太子及太孫以來而儲位大安至是 上親出擊胡次翠微岡御幄殿諭諸學士曰

今胡虜殆盡天下事大定朕老矣東宮歷涉年久閱天下之故熟還京後當悉以軍國事付之以優游餘年不亦可乎榮幼孜稽首呼萬歲曰東宮仁孝天下屬心者久必稱 上付託 上大悅渙然於二臣之言又翼日 上崩學士榮幼孜以爲六師在外南距都尚遠乃秘不發喪括軍中錫名匠銷爲柁成斂而固之命光祿進朝夕膳如常儀益嚴榮及中官奉遺命先馳赴 皇太子 皇太子聞卽遣太孫赴開平迎梓宮 太孫行忽啓曰外有封草白事非印識恐無以防僞 皇太子顧士



奇曰渠言是然行急製無及且奈何士奇對曰  
大行皇帝往所授 殿下東宮圖書可權付曰太  
孫 皇太子大善之卽手授 太孫曰此 大行  
皇帝故授我者有封事封識上不久亦歸汝汝遂  
留可也旣謂士奇曰汝言雖權宜亦中事會昔  
大行臨御久儲位未有定故浮議藉藉今吾卽授  
之他浮議何自興乎八月大軍至雕鶚堡 皇太  
孫素服號跪以迎軍中始知有大喪壬子梓宮至  
京師丁巳 皇太子卽帝位 上爲太子時仁明  
孝友禮賢敬輔樂讜言賜贊善徐善述手書言卿

年邁輔余爲勞今宮僚中似卿朴直苦口者實鮮  
面諭順意者比比有之卿無憚藥石弼予于道毋  
懷觸諱之慮監國時祇勤撫綏事必依道義赴召  
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筥盈路拾草實駐馬問所  
需民對曰歲饑以爲食爲惻然下馬入民舍視民  
男女老稚皆衣百結不掩體錡釜仆不治歎息曰  
民隱不上聞乃一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悉召父  
老前問所苦具以對撤尚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  
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視民窮如此亦頗動  
念否執中言諸被災郡縣奏免今年田租矣 皇



太子曰民饑且死官尚及徵租稅耶卽往督郡縣  
勘饑民數近地約三日遠五日官發粟賑之母懼  
擅發吾見 上自奏也至京卽以聞 上喜曰昔  
范仲淹子猶能舉麥舟濟故舊喪况吾赤子乎而  
賑之是也及 上崩立出先朝舊臣戶尚書原吉  
刑尚書吳中於獄復其官原吉以母喪乞歸葬終  
制 上曰朕笑笑在疚卿老成人宜共濟艱艱奈  
何舍朕去乎如卿以母喪辭朕 父皇喪亦不當  
在此遣中使護其母喪歸葬馳驛行敕有司治喪  
原吉不得已乃受命 上謂義原吉士奇曰汝三

人吾所倚非輕事須盡言以輔朕不逮置公孤官  
諭大臣言此 皇祖制也 皇考聖明天縱無爲

事此官予冲人不無賴於師傅遂命吏部尚書義  
兼少保閣學士預機務者皆進官有差尋進義少傳  
士奇少保以楊榮榆木川倉卒有大功置謹身殿  
學士以榮爲之進幼孜武英殿學士皆兼宮僚內  
閣進三孤自士奇始也謹身殿有大學士自楊榮  
始也次日召義士奇榮幼孜賜銀圖書各一章曰  
繩愆糾繆諭之曰卿等皆國舊臣事 先帝二十  
餘年輔朕於青宮練達老成朕所倚毗今嗣位軍



國之務重其協心贊輔諸政事有關若朕違乃弼用印密疏以聞毋憚匡拂必俾朝無闕政民不失所以無負 祖宗付托之重義等頓首受命出學士黃淮楊溥於獄以淮爲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溥翰林學士罷通西南夷停官買物料召尚書黃福還本兵遣兵尚書陳洽往鎮交趾癸未禮尚書呂震請遵遺制釋衰服從吉下廷臣議士奇以爲不可震辭色拂然吏尚書義兼取二說覆奏云上服素衣冠黑角帶羣臣從君服可也明日 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士奇武臣惟

英國公輔如 上服餘皆從義奏所定朝退 上召蹇夏及士奇前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與公等詳定乃後聞吾時心疑其非是第不欲違公等易之今梓宮在殯吾何忍從吉後聞士奇有言始知其妄士奇議是也因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不及又顧義曰汝折衷亦未當然置之毋復以語人令羣臣不自安聽自便可也尋進義少傅士奇少保命翰林侍讀學士王直兼起居注冬十月立妃張氏爲 皇后立 皇大孫爲 皇太子封子瞻堉爲鄭王瞻墉越王瞻墉襄王瞻垞荆王瞻塽淮王



贍瑞勝王贍柏梁王贍埏衛王時登極詔下郡國  
民水旱缺食有司卽體勘賑濟其流徙田土拋荒  
者爲覈實除豁別召佃中官田聽民田例起科已  
奏報上 上謂戶尚書原吉曰田土民所賴以衣  
食者也今所在州郡奏除豁荒田者衆豈百姓苦  
於征徭相率轉徙歟抑年饑食不足或加以疫癘  
致死亡歟今吾民何以致此繼自今一切科徭務  
撙節毋煩苛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民者條具以  
聞一被災卽速賑守令違者處重罪前御史舒仲  
成以監國時忤旨被逮學士士奇言向小人爲媒

藥得罪者多

陛下卽位皆曠蕩宥之今追理仲

成卽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時詔衛綰不赴卽

位進用綰前史題之幸

上寬貸

上覽疏大喜

批荅言卿所奏導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爲唐虞

之君愛惜俊良以成王化此金石之言朕朝夕所

慮恐卿等有言不盡今覽奏自慰惟卿始終如一

以副朕倚毘之意賜米十石彩幣二表裏寶鈔二

千貫彰眷待之意翰林學士溥密疏言事

上批

荅言覽卿奏爲國家忠計甚合朕心望終始如一

知無不言相朕致治以迓天休今賜卿彩幣二表



裏鈔千貫彰酬報之意 上聞准徐山東饑坐西閣召大學士士奇等下詔蠲民田租停官買物料學士士奇請曰 皇上恤民窮甚善然戶工部事也當召令預聞 上曰徐之救民窮當如拯焚溺不可緩也有司慮國用不足往往持不決之意或中尼不行矣於是呼中官具楮札令士奇等就西角樓立書詔或曰山東地方千餘里豈必盡無收宜差別無濫恩 上曰恤民寧厚朕爲天下主寧當與民計屑屑耶書畢卽用璽遣使行已乃顧士奇曰汝可語戶工部朕悉免之矣冬十月大理寺

奏決重囚 上惻然命府部通政司六科同法司

於承天門會審諭之曰人命至重帝王以愛人爲大德其贊朕廷鞠罔俾無辜含冤于下地傷天地之和已復召大學士士奇榮切致至榻前臨諭令同審錄期審克必中 上御西角門視朝風寒甚顧謂侍臣曰今日始寒朕與卿等居重城中猶凜栗如此守邊將士晝夜立戟風雪中當如何因敕賜緣邊將士鈔幣十一月朔 上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宜從寬典於是勅建文諸臣族屬並放還歸所籍田產前言事失當謫戍者宥爲民



上敕兵部言古務農講武有定期不偏廢今宜倣此意直隸各附近都司軍農收畢於京師番上團操先農事遣歸以毋廢屯種 上勅文武大臣言朕以菲德續承天統嗣位初首詔中外求言而涉月彌旬無幾應者夫京師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視法也乃人困於下而不聞弊膠於習而不知官廉貪雜處而無別兵紀律不肅而伍空仕者祿不足而冗員甚多法吏德不加而深文日甚豈非憲紀不振言路壅塞之所致歟卿等皆朕股肱心膂必有嘉猷以副朕倚重賢人君子之意時霈恩賜羣

臣誥命 上御西角門閱之謂士奇榮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夏二尚書皆舊人輔政惟終始協心底予于治前代人主履尊位輒自尊大惡人言雖素所親信亦順旨取容雖其賢者一再言不聽亦退而緘口致人主於覆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爲戒因取三臣誥手筆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實朕心卿等勉之敕朝廷比年數下詔求賢而奉行者徇私或以賄賂或以親故得實材無幾政事何由而理民何由安其自今嚴舉主連坐之法詔天下衛所屯田卒無擅差妨



奪其農時諭吏部言昔唐太宗書刺史名于屏風朝夕省覽有善政輒疏其下故成貞觀之治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于武英南廊今五府六部臣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各省都布按三司官乃藩宣大臣既未嘗識其為人又復不諳悉其姓名即聞其賢否邪正久不能盡識忘之矣夫人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其具都布按三司官姓名履歷揭西序朕得考察其事行留意焉禮科給事中黃驥陳西域賈胡入貢害西人狀乞罷貢上以其奏示禮尚書震曰驥嘗奉使西域故具悉

事卿陝西人有不悉耶為大臣當存國體恤民窮毋侵削根本驥所言是也於是止西域貢詔擇國子監監生有學行者嚴試之拔歷事六科尋授給事中徙觀天臺於楚中徙韓王封平涼尚書震言元年元日陛下初登大寶中外文武官及海外夷咸入覲宜作樂受賀如儀士奇榮幼孜持不可旨下樂設而不作止百官毋賀

洪熙元年乙巳春正月加大學士士奇兵部尚書淮少保戶部尚書幼孜禮部尚書俱三俸竝支榮幼孜辭上曰卿等扈皇考勤勞多况皇考賓



天遠在塞外賴卿等維護而還朕瞻奉几筵未嘗  
忘之今三俸豈過其勿辭建弘文閣於思善門左  
進翰林學士楊溥太常卿掌閣事 上手印章授  
溥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問學欲以廣知民情  
今授卿印章有建白具封識以進大祀天地于南  
郊奉 太祖 太宗配詔天下郡縣有司勸農桑  
課學校在內從巡按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巡督毋  
虛文天下嶽鎮海瀆及郡縣山川社稷壇若帝王  
陵寢先聖先賢忠臣烈士諸祀典神祠有司奉祭  
務虔敬毋褻其祠壇以時修毋圯禁毋得樵牧軍

民中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司務覆實具聞旌  
之其鰥寡孤獨篤廢殘疾者務存恤廩養諸賢才  
未任若淹下僚者務覈實舉薦文武官有奉公在  
途及在任物故者所在棺斂津遣還鄉毋令失所  
有父母年七十而上無侍養若任遠不能就養者  
聽歸養待親終日起復就任其不得離職願移祿  
於原籍奉養者聽職官年七十而上不能任者聽  
致仕有司月給米二石養之終身文武官非其人  
許被害者赴上司陳告若詣闕訴不許擅自綁縛  
違者治罪廣東珠池及各處金銀場陶窟仍前禁



止其諸山場園林湖池坑冶原係民籍者聽民取  
不禁各處逃亡復業者諸逋負咸免復業後仍免  
賦役 二年詔北京諸司各復稱行在詔朝臣歸  
展省者官給鈔爲道里祭祠賓客費名解禎期爲  
中書舍人禎期縉從子也贈故宮僚少詹事鄒濟  
左贊善徐善述竝太子少保賜謚敕禮部歲時四  
祭之濟善述以譖愬前死故也士奇曰朝廷惟宗  
廟以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祀濟等雖與有  
勞然不得過社稷孔子而與宗廟等 上遽曰吾  
過矣吾過矣念舊傳不忘而不覺其過令歲致祭

焉兵部尚書李慶言今民馬益蕃散衛伍操用然  
且千餘羣今遠近方面朝覲官咸集請員給馬一  
疋賦駒如民間稍寬民令太僕歲徵駒下廷臣議  
准行士奇入力陳其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者授  
方面郡守次者百執事今役之牧馬云蘇民困是  
何其貴民而賤官也且馬豈官所宜牧又賤官貴  
馬 上曰慶幾誤朕少選批罷矣居兩日批不下  
而兵部督朝覲官領馬給士奇復奏曰日 陛下  
許臣罷給馬之令今中止何也此令行天下懷才  
抱德者咸望望然去矣且馬死責償將人皆破家



爲子孫憂况所散馬僅三千頭而令朝廷負此名於天下此其失非小幸上立斷上曰偶因事稽緩行批矣諸大臣咸退上御思善門召士奇曰內批豈誠忘之昨卿言未脫口李慶呂震輩以此而忿卿朕念卿孤立故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因出陝西按察使陳智章示之智疏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員百度而太僕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將屬網掃地於是下令士奇頓首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上曰繼自今令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朕獨以先朝舊臣

容之然不足與語也蓋是時朝廷務寬洪盡下耻言人過而和輯諸大臣如此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官及知縣舉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材能文學出衆者聽擢用若濫舉及蔽賢者罰擢前光祿寺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國子監學錄王讓爲右贊善時謹讓以孝行知名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於輔德宜稱遂有是擢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上頗嫌其矯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交詆之楊士奇曰謙不識大體有之然獨感陛下超擢欲圖報惟陛下幸寬不然進言



者將懼以謙爲戒矣。上意稍解，然免謙朝，參令  
專坐司視事，旣彌月。上召士奇曰：爾言驗，自免  
戈謙來言事者，頓衰。豈誠無可言，殆諱不言也。今  
自冬不雪，春少雨，澤陰陽愆期，必有其咎。命士奇  
就榻前草勅，引過令百官言事，仍命謙朝參徒岷  
王梗於武岡。上詔恤刑曰：朕承皇祖皇考  
好生之德，旦夕惟念哀矜，庶獄祗若不違。夫刑以  
禁暴戢邪，務民於善，期無刑也。豈專誅殺哉。顧吏  
虛飾傳致，旺人於死，朕甚痛之。且五刑之條，極於  
大辟，身首異處已矣。又重之凌遲，何也。自今除反  
逆，依律科決外，若一時嫉惡，法外用籍沒及凌遲  
等刑法，司必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  
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爲定制。人  
之爲非，有父子不相爲謀者，故虞周之世，罰弗及  
嗣。罪人不孥，自今爲反逆，依律連坐外，餘毋得從  
坐。古者盛時，設諫鼓，謗木，以通下情。往法司尚羅  
織爲功能，言涉國事，輒論以毀謗，奸邪欲嫁禍良  
善，輒飾造誣罔，甚刻深。自今告誹謗者，勿聽治。其  
文武諸司，自今不許於法外用鞭背、官割等刑，以  
佐朕父母斯民之意。南京地屢震，遣皇太子詣



南都監國謁 祖陵定 太宗廟侑饗功臣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 上諭蹇尚書言御史朝廷耳

目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  
達於治而操得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  
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狼藉賢人君子正直不  
阿往往被其陵挫小人阿順從諛則與爲膠漆於  
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省識亦烏在其爲耳目  
也爾吏部自今須慎選擢以清風紀旣又咨近臣  
舉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上以武臣踈於文治命  
選任方面叅政副使官於各邊叅贊軍務治章奏

督糧儲文臣協贊提督自此始時有進賦頌太平  
者 上召義原吉榮士奇示之覽竟曰今朝無闕  
政生民皆安信乎義等皆起贊曰 陛下卽位詔  
敕無非仁政百姓無科歛繇役之苦可謂安矣惟  
士奇以爲尚未曰 陛下恩誠覃被但流徙尚未  
歸瘡痍尚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湏加意休息  
庶人各得所 上喟然曰吾意非爲此也朕去年  
各贈卿等銀章望匡輔惟士奇五封章以進卿三  
人曾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闕生民果皆安乎非  
朕始望故以謂卿耳三人皆頓首慚謝夏四月甲



寅有星孛于紫微先是上刻天元玉曆賜輔臣諭之曰天道人事非判然二途有動於此卽應於彼朕少侍高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未嘗敢忘此書言簡理當輔臣所宜知也故以賜卿至是上召義原吉榮士奇問之曰夜來星變卿四人嘗見否前對曰未也上曰義等三人卽見或不能知士奇當知之士奇對曰臣愚昧亦不及知上喟然曰天之命矣嘆息而起明日朝罷召義士奇諭曰朕監國二十年爲讒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實共之賴皇考仁聖而全言已泣義士奇亦泣已

更共慰上上曰吾卽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體者因出手敕及銀印章二以賜義得蹇忠貞士奇得楊貞一義勅曰曩朕監國時卿以先朝舊臣擢詹事日侍左右兩京肇建政務方殷隨事籌畫適中實難卿以善翊君以義殉國勞心焦思載歷艱危未嘗有咨恤之意及朕嗣大統贊襄治理用濟斯民喻朕於道不懈益恭二十餘年夷險一節篤敬不忘今賜卿蹇忠貞印一枚卿用藏於家傳之後世俾爾子孫知前人顯榮於國者不易宜加保守朕子孫亦知卿弼於艱難體國之心於



以保爾子孫與國咸休嗚呼往績惟懋永終是圖  
欽哉士奇敕與同而辭少異皆拜命退五月庚辰  
上不豫召義士奇淮榮至思善門命書敕召 皇太  
子於南京次日疾大漸遺詔天下曰朕以菲德嗣  
承洪業君臨天下甫及踰年上念我 皇考太宗  
皇帝山陵未遠哀摧崩迫下憫惟海內黔黎凋殘  
未瘳夙夜憂勞時用邁疾奄及大漸夫死生晝夜  
之常往聖同之奚足悲念長子 皇太子瞻基天  
稟仁厚孝友英明先帝夙期其大器臣民咸欽其  
令望可卽皇帝位朕旣臨御之日淺恩澤未浹於  
民不忍復有所勞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喪制用以  
日易月如令嗚呼南北供億之勞軍民俱困四方  
喁喁咸屬南京君國子民宜從衆志中外文武羣  
臣其各盡忠秉節佐輔嗣君永寧我生民欽哉翌  
日 上崩于欽安宮六月辛丑 皇太子至自南  
京庚戌卽 皇帝位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敬天  
體道推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  
仁宗九月葬獻陵

稗史臣曰天人臣主之際顧不甚難也哉方 獻  
陵監國時居悃畜恭基命於疾疾默闇矣已受大



統撫民畏相載訐謨於宗社靈長乃中殂弗竟也  
嗟夫夫天之未易謀如此夫李獻吉傷之日誦  
昭皇帝指星變泣諭廷臣語而所謂天者益驗矣

皇明書卷之四終

皇明書卷之五

宣宗章皇帝帝紀

宣宗章皇帝孝誠皇后子也諱瞻基 上生而神明

文皇帝鍾愛之嘗幸東苑觀擊毬射柳文武羣臣畢  
從聽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得縱觀 太孫所擊

射連發皆中 上大喜呼曰今華夷畢集吾命若

對曰萬方玉帛風雲會 太孫卽叩頭前應聲曰

一統山河日月明 上大喜賜羣臣宴盡歡而罷

文皇帝命文武大臣輔導賜敕曰朕長孫天章日表



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  
寧動必中規言能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  
萬言必領要義朕試之以事輒裁處得中斯實上  
天錫慶篤生異質以福天下實宗社無疆之幸卿  
等其悉心輔導期于咸德

洪熙元年秋七月卽位赦天下立妃胡氏爲 皇  
后孫氏爲貴妃閏七月脩 仁宗昭皇帝實錄定  
會試分南北卷取士冬十月丙寅朔日食遣陽  
侯祿巡宣大開平平江伯瑄鎮淮安督漕運十二  
月南京地震

宣德元年

丙午

春正月勅訓百官勅儒臣脩歷代臣

鑒外戚事鑒大學士金幼孜以憂去詔起復位夏

四月遣成山侯王通帥師征交趾罷浙江官市局

秋七月北京地震八月漢王高煦反辛未

上親

征列侯諸將帥五軍以從命襄王鄭王居守辛巳

上至樂安壬午擒高煦以歸乙酉班師冬十月始遣

御史分道出清軍時軍黠者多匿籍誣良民故也

十一月通擊交趾敗績尚書洽死之十二月遣安

遠侯柳升總兵兵部尚書李慶叅贊軍務討交趾

申敕順天府休養篤廢殘疾饑寒者



宣德二年<sub>未</sub>春二月賜輔臣義原吉士奇榮鍍金銀圖書勉同心同德三月改轉運爲支運夏四月晉王濟熿有罪廢爲庶人安置鳳陽秋八月大學士黃淮致仕冬十月升喪師交南通棄師還南寧許黎利和於是黎利遣人稱前安南陳氏裔孫嵩表乞立陳氏後 上以自永樂中郡縣交南來不數歲輒反師罷財費無已用學士榮士奇言冊嵩爲安南國王罷交趾三師敕諸將班師 皇長子生孫貴妃出也大赦十二月 皇后胡氏表讓位賜號靜慈僊師立孫貴妃爲 皇后是年勅簡用罷

黜庶官

宣德三年<sub>申</sub>春二月立 皇長子祁鎮爲皇太子

封后父孫忠爲會昌伯三月 上首勅法司言朕

惟聖人制刑法以弼治化則天道協人心而天下

竝福否則感傷天和災沴出焉朕承大統期與天

下同躋仁壽而無辜籲天有罪倖免朕甚惻之今

法吏或玩愒歲月囚繫瘦死恬不加意或不察情

僞輕徇請託苟具訊報或播弄刀筆輕肆捶楚鍛

煉刻深甚且貪圖賄賂顛倒是非誣良縱奸獨何

心哉朕甚悼之朕惟重用刑是簡賢良以諧厥職



爾惟以矜愛爲本輔之廉勤期予于治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永保祿位福貽子孫欽哉已敕吏部言朕嗣大曆服率由典章思召徠俊又以康兆民亦惟爾吏部是賴天官卿實掌之往諸司官有定員今事不加多而額外添注倖位苟祿具審革之往吏員出身選用嚴慎受官者少今吏典考滿歲以千計一槩收用貪鄙塞路廉能幾何其審覈之朕數詔求賢期得實才與之共理而各司徇私假公濟欲其審覈之百官考績最者陞擢而苟積日月例得超用大小天職量才授任而權貴請託畢受

美職其審覈之嗚呼庶官良民受其福乃罔不治庶官不良民受其殃乃罔不亂爾尚率乃屬輔予于治庶幾明良相成之美欽哉諭戶部敕曰朕惟國以民爲本以財爲用地官卿實掌之夫農桑民衣食之所出也種藝以時則地無遺利遊食有禁則務本者多比者野不加闢民或流亡休養生息之方爾必明之財賦國用之所從出也出入有節則財不匱調度有方則民不殘比者遠近困於征輸而京師內匱無數年之蓄發歛轉移之方爾必計之倉廩國儲爲奸人所盜竊動數萬計當若何



關防鈔法國憲爲商販所沮或通或塞當若何歛散爾必審之書曰政在養民爾當謹率乃屬以倡民牧弼予于治庶幾明良相成之美欽哉勅工曹言朕惟工部掌天下百工山澤之政令度民令順天時長地財以成國家之務者也生人之情惡勞好逸過用其力則人不堪命爾惟以身體人用人之力如已力斯民不病焉國家用度皆出于民過用於上必過取於下爾惟以身體國用人之財如已出斯財不竭焉古役民於農隙當用之以時古山林川澤有厲禁當取之有制今天下工匠數倍

於祖宗之時而迨二日多當思撫愛屯田水利之政國有成法比多廢弛當思興舉夫侈用傷財者培克之端厲民徇欲者歛怨之府諸有興作當審度緩急而爲之以息民力以紓國用輔予于治庶幾明良相成之美懋哉時 天子勵精於治周知天下之故又甚閑於文故百司皆賜勅諭製箴贊孜孜焉是月命英國公輔尚書義原吉大學士士奇榮及翰林官從遊西苑萬壽山浮太液池諭之曰今天下無事政務多暇命卿等至此一開豁心目庶幾古人君臣同遊之義復網魚射兔賜宴盡



歡而散山西饑民流有司軍衛散遣人捕逐詔遣使卽流民所至撫綏之發倉廩賑給聽就便居止敢捕逐者論罪夏四月成安侯通中官馬騏等以罪詔下獄藉其家褒贈安南諸死事文武臣秋七月左都御史劉觀有罪罷以通政使顧佐爲左都御史擢福建按察使邵紀爲南京副都御史時上諭閣學士曰京師乃本源地此澄清所先今放濁滿朝當奈何士奇對曰貪風自永樂季年而來有之特於今尤甚耳上問故士奇對曰永樂十五六年後太宗疾多內不出故從官放濫無忌

顧賄賂公行先皇帝知之每欲澄清上問是時貪孰甚榮對曰方賓問今日貪誰最甚者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貪則不肖御史效之御史貪則不肖有司皆效之此放濁所始也上拊髀歎息曰嗚呼除惡務本因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事者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嚴公有威其人也是嘗任按察使及御史有風采可任榮曰爲京尹能令必行上曰顧佐乃能如是居數日出觀巡閱河道又數日陟佐已勅曰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紀綱得人則庶政清



平羣僚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京師諸司奸弊紛出司風憲者不糾顧與和同卽國經何賴焉爾剛直廉正簡在朕心其竭誠盡力毋憚夙夜毋避權要毋枉良善而縱姦宄其各道御史有廉勤公正老成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耻若曾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一體行其御史缺行吏部慎選以充欽哉於是考察御史不肖者嚴暲等二十餘人貪淫不法者謫遼左諸衛充吏不諳政體者降官老疾免而觀子輻以脇制諸道騁私滅公逮下獄論死宥謫戍邊觀罷官隨往憲臺肅清已暲潛入都刺事欲害佐誅西市其後有奸吏奏佐受隸金遣歸者士奇爲質言其非是上怒曰朕方擇用正人小人輒誣之必下法司治士奇曰是末事不足干聖怒獨請付佐自治卽恩法兩行矣上曰善下佐治佐召吏以所訴狀授之曰吾治汝是不欲令吾過得上聞也竟貸之上聞之喜曰佐可謂得體也會又有告佐淹繫囚久不理者上以謂士奇士奇曰此必死囚教之欲中傷佐命三法司會鞫得實果千戶清殺無罪家三人欲去佐冀脫死也上



曰不誅清安能行法命磔清西市蓋是時上信左右大臣致行法如此八月上大狩行邊英國公輔陽武侯祿以師從尚書義原吉大學士士奇榮等各以其職從勅重臣居守丁未車駕發京師度潞河蹕虹橋諭諸將言朕深居九重豈不自樂朝夕念保民艱故行巡邊今邊河所經皆水潦秋田無獲民艱如何諸將士有秋毫擾居民者殺無赦命錦衣衛巡察之九月庚戌朔次薊州上覽觀薊山川見郊原平遠田疇有遺穗喜甚太息曰使四方皆若此吾無憂矣蹕薊州西五里官吏

民耆老來朝上召薊州守臣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謠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不相遠爾曹勉之又進耆老前諭之曰今歲郡幸豐稔無他虞善訓子孫務禮義廉耻之行毋安於溫飽而自棄衆稽謝退辛卯蹕石門會兀良哈犯塞上馳赴盡俘之而還九日宴大臣及將士于會州以孟冬廟饗近旋師或言諸將未畢至幸少埃廟享勅親王代行可也上曰事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不與祭如不祭何謂代也留大軍二萬俟未至者遂班師庚午蹕三



河癸酉還京師謁告 太廟朝 皇太后置酒上  
壽冬勅尚書義原吉輟部院務入侍 賜勅曰卿  
歷事 祖宗積效忠謹暨朕嗣統允資贊輔念夙  
夜不忘今卿春秋高典劇司非宜師保以寅亮爲  
職不煩庶政可輟部院務旦夕朕左右論道啓沃  
共寧邦家職名俸給如舊卿其專精神一思慮益  
弘嘉猷用副朕眷倚老成之意欽哉勅吏部尚書  
郭璉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宜爲朕擇才夫人  
才在天下至廣遠難周知必勤咨訪有得輒祿庶  
官不乏才呂蒙正夾袋虞允文館材錄此司銓者

大法也璉頓首受命十一月城獨石遂棄開平

宣德四年配春正月兩京地震夏四月工部尚書

吳中奏山西圓果寺爲國祝釐塔廟壞請修 上

曰卿欲藉此爲朕求福乎朕以安民爲福其罷止

毋勞民五月初設鈔關勅部院非 朝廷軍國重

事毋得差官肆出於州縣科率併擾其差官假公

營私貪虐害民者巡按御史按察司舉劾以聞勅

天下藩臬官言朕荷天命嗣承洪業孜孜夙夜惟

保民爲務比者田里小民爲官吏及勢豪侵損凌

虐不能自存訴於郡縣郡縣又不能直淹禁歲月



寃抑駢死以致赴闕徑訴殞身不恤詞訟之繁故由於此夫理訟之道必得其情枉者直之犯者罪之以戢橫暴而安良善者也今無理者肆虐被害者歸怨卽方岳風憲將焉用乎今已令都察院榜諭罪越訴者爾等宜去惡衛善鋤強扶弱毋忽秋七月敕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上坐齋宮召學士溥諭之曰朕每念創業難思欲守成夙夜惓惓今百姓小安然或亂禍所伏邇羣臣喜進諛朕甚厭之卿宜勉輔朕溥頓首臣不敢忘報稱上曰卿時詔朕闕失卽報朕多矣時上數幸文淵閣

謂輔臣曰朕聞古願治之主崇儒求治卿等職專秘閣朕時至此庶幾有聞願毋惜陳論也因製詩一章賜焉冬十月調閣學士張瑛南禮部尚書陳山教內豎解內閣任先是二人以青宮恩擢閣學士贊機務皆不厭人望上調知之一日御左順門見山人問士奇曰卿謂山何士奇對曰君父問臣不敢不盡誠對山雖事陛下久然寡學術多慾昧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前處趙王事幾爲所誤近聞於諸司日有干請內閣政本豈可令斯人溷之遂併瑛俱罷敕內外諸司曰朝廷建置



三司及軍衛府州縣官有正有佐正者總綱佐者分理庶紀綱不紊而事畢舉近年欽差內外官輒違制擅委三司及差軍衛府州縣正官掌印官以致吏肆其奸民受其弊官府政務十廢八九其禁之使有司得安其職業焉五府六部都察院移在外司府州縣催辦事務者悉聽本衙門自行分官辦當在京諸司亦不許輒差正官違者處以重罪上大閱近郊尋還京命列侯諸將巡宣府邊十二月朔上以霜寒命光祿卿賜早朝官羊酒謂侍臣曰皇祖考臨朝旦常賜食必謹識毋忘蓋體臣

工如此

宣德五年

庚戌

春正月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贈

大師謚忠靖二月己未

上侍

皇太后謁長陵

獻陵己酉還京

上以學士士奇先朝舊德尤倚

重而加意於窮民御南齋宮召士奇諭曰今春時和欲下寬恤令吾未能悉知卿具以告顧內侍授筆牘已而曰免災傷稅其首矣聞民間虧孳生駒所司追償民苦甚豈有之乎頓首對曰有之上曰民生甚艱難今部官坐視不言何也對曰各部惟知督責民供公家而不顧其難故民瘼不聞不



知民心固不可使一日離也今當寬恤者非止此  
上曰具言之對曰百姓積年負薪芻及採辦物今責  
償若當寬各處沒官田起科不一而額重民患之  
蘇州尤甚郡縣以聞而戶部不爲除豁迺亡者日  
衆當減又部符下郡縣採辦諸物不問生產與否  
非出產而槩徵民轉買費倍蓰什伯不啻當止賦  
出產鄉年來刑獄冤濫感名旱傷請敕法司敦用  
平典求情實毋枉民四方工匠盡戶徵詣京役於  
公不一而私役者衆致咨怨盈路請嚴禁放其餘  
丁 上喟然曰朝廷任六卿以政但苛責下民而

弊滋忝厚祿矣卿所陳益國利民其卽草勅行於  
是敕六部都察院曰朕恭承 天命嗣 祖宗洪  
業夙夜孜孜保民圖治每食思下人之饑每衣思  
下人之寒未嘗忘之今春已和頒寬恤令其速行  
無怠爾六卿大臣爲德爲民如政令未當思慮未  
周當審思列奏勅考察軍職改江南民運爲兌運  
夏四月加楊榮少傅遣尚書黃福總理淮北河南  
山東屯田敕遇 祖宗忌日免百官朝參爲著令  
五月勅受誥勅官犯贓罪雖經赦悉追奪 上御  
左順門謂侍臣曰郡守縣令國家所寄以安民者



也賢不肖混則中才之士無激勸而忘反吏部以  
進退百官爲職乃未聞有甄別何也其降勅申諭  
於是命推部郎中員外郎及御史長史等官六員  
爲部侍郎出巡撫四方於是于謙以御史擢巡山  
西河南周忱以長史擢巡南直隸各省專設巡撫  
自此始已大臣奏蘇州府知府御史何文淵爲温州府  
郎中况鍾爲蘇州府知府御史何文淵爲温州府  
知府郎中莫愚爲常州府知府員外陳本深爲吉  
安府知府璽書言朕孜孜夙夜保民圖治而田里  
之民鮮安其生則守令匪人恣肆貪刻或闕冗慵

懦坐視民患爲蒙蔽也將下情何自上通上澤何  
由而下施乎今特簡爾等付之列郡夫方千里之  
民皆爾繫命宜體朕心以保養爲務察其休戚均  
其徃役興利除害同其好惡使衣食有資禮義有  
教其毋玩毋惕毋事苟簡毋爲權勢所脇毋爲奸  
吏所欺凡公差官員有違法害民者聽具實奏聞  
所屬僚吏有作弊害人者亦聽提問爾等宜奉職  
循理終始不違以無負朕委任之意命乘傳行後  
鍾等皆爲名臣秋七月勅吏部天下府州縣官有  
賢能清正忠君愛民政治卓異者具奏其貪酷壞



法民所怨苦逮赴京罪之八月己巳朔日食雨不見禮官以為雨不食同請賀 上曰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陰雨不見豈朕昧於省過而然歟况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之者而云不食吾誰欺方圖修省以答天意止勿賀冬十月戊寅 上巡居庸關獵岔道壬辰還京丙申夜蓬星見于九旂光曜有芒羣臣表賀十二月浙江築捍海堤是歲安南黎利篡陳暲而自立

宣德六年

辛未

春令北直隸民墾荒田毋起科夏四月

月有星孛于東井詔黎利署安南國事秋九月熒

惑犯南斗冬十月丙午

帝巡近郊庚戌還京十

二月大學士金幼孜卒

宣德七年

壬申

春正月朔日食免朝賀勅修省二月

上復御文華殿召閣學士士奇諭之曰前南齋宮論

寬恤事宜今兩閱歲矣民事不又有當恤者乎對

曰有之五年減官田租一事戶部今尚閣不行民

含冤未已

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

弊 上曰今再令下此其首矣仍重阻格之法必



罪無赦已復問今當寬恤者云何士奇以處逃民寬漁戶課黜貪暴廣賢路數事爲對且請曰臣愚見聞不廣願更召一人同畫令庶可推廣聖澤

上曰不可聞者多卽勅未下事先騰播中外矣獨胡濙密汝可與定議以來於是士奇退與濙擬數十事錄進悉允行 敕曰朕以非德承天承 祖

宗之基命夙夜拳拳夫國君之道保民爲先陽春時和萬物萌生而吾軍民有未得其所者念何以仰荅天與 祖宗之意爾羣臣其體朕志敷懷保之政夫布政按察司及府州縣官得人則政理民

安非人則害而循資陞授將賢不肖混淆吏部移三品以上官保舉必得廉公端厚識治體能爲國爲民者以充其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之士二司及有司具以名聞後有賍私罪坐舉者其積年軍民逃山谷嘯聚者皆朝廷赤子以所司不能存撫又害之故也家業飄蕩棲棲無歸甚可矜憐所在官悉招撫令復業其不願歸本鄉者聽所在入籍爲民給荒田業之有司厚加撫恤以副朕矜恤民窮之意諸條敕遵行如章又勅吏部言朕負荷洪業思得賢才以圖治理念寢食弗忘間者敕朝臣三



品以上各薦所知示以猗蘭招隱之作庶幾在廷  
喻於朕志乃曠日積月所舉未聞豈無遺賢之可  
舉歟何怠忽不稱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况天下之廣民生之衆乎吏部申諭三品以上衆  
推有才行文學者畢以聞遣侍郎羅汝敬行陝西  
督屯餉河渠夏四月募商輸粟塞下秋七月製翰林  
院銘賜廷臣御製幽風圖織婦詞冬十二月修  
祖陵孝陵是歲南夷西番各遣使入貢

宣德八年

癸丑

春正月勅諭朝覲官二月賜文武重

臣及侍從遊西苑宴萬歲山時天下寧謐時和歲

豐軍民樂業頻歲元夕賜節假聽燈宴爲樂勅毋  
愆于度焉夏四月南畿河南山東山西旱 上詔

寬恤復勅府部院言朕嗣大位以來夙夜孜孜一

意安養屢下矜恤之令蠲逋負寬刑獄選用牧守

賑無告庶幾於治比者南北直隸河南山東西並

奏春夏不雨麥苗焦稿覆種不播老稚嗷嗷困於

饑饉流亡散徙朕甚憂之夫災祥之興皆由人致

朕甚自悼已詔中外寬恤爾等廷臣咸受重托休

戚宜同詔條所列恪行之必誠必信毋或違慢書

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欽哉五月四川盜起副都



御史賈諒討平之六月赦法司釋繫囚秋七月初置武  
驤騰驤四衛八月熒惑犯南斗詔法司分遣官詣  
各道慮囚閏八月彗出天倉冬十月詔府州縣學  
生員年四十以上者選送國子監言者以學官弟  
子員多衰老不得用故也冬十月詔考選臨御來  
三科進士拔其尤進學文淵閣選知縣教官進士  
歷事六科修南京宮殿定濟農倉法

宣德九年

甲寅

春正月宴公卿于史館二月妖僧李

臯謀反伏誅敕諸將嚴守邊夏六月震大祀壇門  
秋七月進大學士楊溥禮部尚書九月癸未上

巡邊乙酉度居庸關辛卯駐宣府己亥大獵冬十  
月丙午上還京山東霍州學士曹端卒始遣御  
史巡倉勅寬恤南直隸被災州縣

宣德十年

乙卯

春正月癸酉朔

上不豫甲戌

上

崩於乾清宮年三十七壬午皇太子卽皇帝位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  
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六月葬景陵

上英明天授而寬恕節約自天性二祖時頗以嚴

治繩羣下

上勵精圖治而一於在宥遇臣下以

禮而

二祖憲章繩守之不敢變有言當改易從



皇明書 卷之五  
宜者輒斥之尊大臣赦小過恤民隱加意於元元  
六科嘗駁出諸省司奏牘有洗補錯謬者屬不敬  
當逮問 上曰此治文書者罪耳官倉猝失檢何  
罪俱勿問松江知府黃子威以親喪去官松江民  
千餘人詣巡撫卿槩言子威治行願復任槩以聞  
上謂尚書義曰朕聞松江劇難治而子威得民心如  
此才其從之又顧謂義曰有才者須德爲之本卿  
等亦嘗聞其德行何若乎義等對曰其才槩聞之  
德行臣等不盡知也思州府通判楊凱考九載績  
當遷民詣 闕言凱廉介豈弟乞復留 上曰貴

州至都下遠甚民跋涉良苦乃爲凱乞留必凱撫  
字之有道也命吏部陞五品俸聽還任山東曹縣  
令范希正械奸吏送法司吏誣以他事被逮曹縣  
民八百人詣 闕言希正寬平正大繩吏卒愛民  
異時吏不及也今誣逮邑民無老少畢流涕幸

上寬假會吏侍郎廓過曹縣民遮道訴廓以聞 命  
復職刑部言希正徑解吏非制當坐違制 上曰  
希正得民如此君子也其逮吏欲急去小人耳君  
子不當論其小過其宥之漢府教授曹彥昌以丁  
憂去官高煦敗服闋不起部移文促乃至部奏彥



昌任久雖先事去而服闋不詣不無與同謀當鞠之 上曰漢同事諸僚尚有釋者矧先事去乎坐服闋稽留降等用當午朝退以天暑語侍臣念農事之勞也曰朕八九歲讀書 皇考親書唐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授之問曰頗解否對曰解詩蓋言農事大艱難也 皇考笑而領之自是朕每觸此未嘗不念及農夫也銘於心不忘今宮車不復還矣已淚下如注交趾之役命侍郎素行湖廣督軍饟已謂原吉曰朕昨思湖南去歲旱民食艱征南餉廣東西近地軍興不乏其止素毋行新安縣

知縣陶鎔言邑在山谷本瘠土薄收今歲餘民艱食採拾不自給獨函驛頗有餘儲糧欲申明待報而民命旦夕輒先發給之需秋成還官請伏專擅之罪 上曰真民牧也命勿問懷柔縣知縣邵原

亨言縣山場舊禁樵採官薪炭難措今自黃花鎮東至紅螺山距天壽山已遠乞弛禁便民 上曰便民朕所不吝然採之無節將易竭宜令以時伐禁毋傷其本根工部尚書中奏御用朱紅戩金龍鳳器物料不備請收買 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慕之朕所用服飾器用



務從朴物料就庫藏裁取給而已毋收買煩民司苑局言上供蔬菜當用筍稽三千束蘆蒿蒲五千束麻千斤請下順天府取給上曰內用蔬幾何而取於民如此裁取三之一以共已太息曰大禹菲衣惡食惟恐奉養之過何可以園蔬故重費民也戶部以御馬監飼象馬牛羊草光祿寺飼牲草派直隸山東西陝西諸州府令於地畝穀草內雜輸上曰古納總納銓皆量地遠近慮勞民柰何派遠府州爲煩費乎必不得已當務減省勤民

稗史臣曰當

仁宗 章皇帝時天下新脫於鋒鏑湯火願休息而二聖禮賢親輔撫民恤下興寧謐於養恬斯國脉宜單厚哉又尊宋哲爲天下極故異時流亡復業行丐餘糧賦訟盈廩庾士尊經尚行無華言吏務長厚黎庶滋殖



皇明書卷之五終

皇明書卷之六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英宗睿皇帝帝紀

英宗睿皇帝諱祁鎮

章皇帝之元子也立爲皇太子 宣宗崩 太子方

幼小大學士士奇榮與英國公輔入臨見 皇太

子叩頭呼萬歲羣臣畢從呼奉卽位時 太子生

九年矣時 宣德十年正月十日也尊

皇太后爲太皇太后

皇后爲皇太后請。太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詔凡



朝廷大政白太皇太后乃後行封 皇弟祁鈺為  
郕王命禮尚書楊溥復入內閣預機務釋前鬱林  
州知州林長懋前監察御史陳祚囚復官而大學  
士士奇榮溥等上疏言 皇上肇登寶位繼 列  
聖統萬邦必明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  
三代之治 先帝在時諭臣等以嗣歲春可勸學  
東宮遺言在耳靈鑒如臨乞俟山陵畢日即開經  
筵以進聖學豫擇講官必得學識正大言行端謹  
老成重厚達大體者數人以克其學術不正立心  
頗異者屏遠及慎揀左右侍從之人以涵養本原

輔成德性實宗社生民無疆之祐疏奏 太皇太

后嘉納焉已士奇言 上初嗣位當肅慎邊防以

奠安中外今南京為根本重地雖屬襄城伯隆守

備而老成忠直如尚書福宜令參贊無闕而後行

南京尚書參贊機務自此始三月勅死刑三覆奏

夏四月敕考察百官秋八月遣寧陽侯陳懋鎮甘

肅右副都御史陳鎰鎮陝西兼督延寧邊兵部右

侍郎徐晞巡撫甘肅僉都御史羅亨信練兵平涼

是歲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卒王振入司禮監掌監

事



皇明書  
卷之六  
正統元年

丙辰春正月

上御經筵敕戒諭中外臣

工三月遣左侍郎柴車參贊陝西軍務兵部尚書  
王驥出巡邊減蘇州民田租額夏四月河北旱蝗  
敕分道捕逐召山東左布政使劉中敷爲戶尚書  
召江西左布政陳智爲右都御史始設提學憲臣  
以薛瑄爲山東提學僉事五月敕風憲官糾劾所  
屬官秋詔優免先聖先賢嫡派子孫繇役冬十月  
敕京三品以上官各舉堪監察御史四品及科道  
官各舉堪縣令者吏部精選以克 上閱武于將  
臺敕僧錄司照舊制造周知冊

正統二年丁巳春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  
孔子廟庭遣行人齋敕旌江西義民魯希恭等復  
其家希恭等詣闕謝命光祿賜酒饌遣歸以出粟  
助賑故也夏五月召溫州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  
侍郎令三品以上京官薦堪任方面郡守者

正統三年

戊午春

宣宗皇帝實錄成進大學士士

奇榮少師學士溥少保武英殿大學士餘纂脩官  
各進官有差夏四月兵部尚書王驥出巡甘肅邊  
捕斬虜班師五月江北大水秋雲南麓川夷叛冬  
十月進尚書驥兼大理寺卿二俸並支都御史車



陸兵尚書仍贊理陝西軍務僉都御史羅亨信陞  
俸一級封都督蔣貴定西伯任禮寧遠伯趙安會  
昌伯是時虜酋阿台朵兒頗驚恣詔重提督糾劾  
之權邊將玩愒逗遛冒功者咸得罪人始知法材  
武兢奮故殘虜遠迹諸邊肅清語具邊防中

正統四年己未春大學士楊士奇乞致仕不許乞展

墓許之遣中使護行促還朝 勅曰朕惟祖宗付

托之重天下蒼生屬望之殷尚賴舊人以圖弘濟

卿歷事列聖純誠碩德偉著於時嘉謨謹論卓有

成績宜致匪躬用祇佳輔今以老疾遂期致仕夫

止足之分固君子所尚而寅亮之職惟老成人可

居茲特命卿還鄉展墓以來卿其體朕心以國家

爲心毋久留朕延竚以望焉三月下寬恤令五月

黔國公晟率師討麓川都督方政戰死晟卒于軍

六月京師大水 敕百官曰朕恭承大統惟天地

祖宗付托之重不敢怠逸比年停罷一切徵歛除逋

負薄刑罰所冀四方咸遂生息自五月來天雨連

綿潦水淹溢民居高者坍塌下者滄沒老幼積死

民困迫甚而雨猶未止洪範庶徵實由人事靜思

厥咎深切于懷遣戶部侍郎吳璽順天府尹姜濤



存問被災軍民賑恤之工侍郎邵旻僉都御史曹翼及給事中行京城高爽地及舊厰房分給居住詔中外求直言罷冗官蠲逋負修庶政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爲刑尚書陞蘇州知府况鍾吉安府知府陳本深祿三品仍知府事秋八月丙子朔日食冬十月頒憲綱於諸司遼王烺以罪廢 敕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閑田許軍民力墾免起科 敕部院官行天下建預備倉

正統五年

庚申

春二月

召侍讀學士馬愉侍讀曹

鵬金直文淵閣大學士楊榮謁告展墓遣中使護行促還朝夏四月立存積常股塩法五月下慎薦明刑赦倭寇浙東秋七月少師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贈太師謚文敏

正統六年

辛酉

春正月己亥朔日食

敕免朝賀大

發兵討麓川夷大學士楊溥謁告展墓遣中使護行促還朝夏五月 敕曰朕臨御來體 天恤民不敢怠遑微歛無及於下蠲逋負濟窮乏庶幾盡心於民爲事天之實也乃比年來水旱蝗蝻之災靡歲不有朕甚自懼深惟所由非刑之有失當歟今簡爾等分行清理重獄爾宜體朕心專志一慮



無或怠忽以副朕欽天恤民命之意時科道言天災皆大臣怠忽所致多所摭摭下其章敕百僚修省秋七月丙申朔日食冬十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成十一月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 赦天下條賑災弛罪勸農桑蠲逋負停徵派禮高年恤孤獨禁邪妖求直言諸事申行之詔北各衙門除行在之稱右都御史吳訥致仕以李時勉為國子祭酒正統七年戊壬春大封破麓川功夏六月庚寅朔日食秋七月擢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為工部右侍郎初永和以教官擢會方營京諸司選平恕勤厚

知大體能幹治者以任廷臣多舉之遂有是命吏部尚書郭璉罷以禮部左侍郎王直為吏部尚書初置大倉庫冬十月 大皇太后張氏崩后明睿有賢德方 上幼冲后總大政於內委任舊德經文緯武屬意生民重守令之選有廉能愷悌治行超異者賜宴贈金任專久不替已乃超擢賑饑廣備蠲逋實款務於休煦慎飭邊防嚴覈百司推薦賢傑公卿藩臬號稱得人當是時 上深居養德未有遊幸南北供億什減三四黎民富庶為本朝極盛於是天下咸戴 誠孝皇后之德而誦言三楊



皇明書 卷之六  
學士之功至是崩大學士榮已謝世無何士奇以子稷得罪故自慚恨臥病不出溥一人當事而勢孤繼登庸者委靡不自振於是內閣政柄悉爲王振所攘而國命遂亂矣王振者闖人也初侍上東宮有口上以爲信直信之及卽位益寵俾入柄司禮言無不從時輔臣方議開經筵勸學而振乃導上日騁於騎射角逐太后嘗召欲殺之賴上及輔臣救而免語具誠孝皇后紀中及太后崩遂擅權作威福八年夏震奉天殿鴟吻翰林侍講劉球上疏言政權不可移於下意指振振大

諱惡嚙之會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大常卿下獄而球疏中嘗言大常宜以儒臣克振因謂球先所言欲以爲璘地宜有奸於是錦衣衛指揮馬順承振意就陛前摔球去於獄中支解之球見刑不知所謂第曰死必訴太祖太宗自是廷臣股栗緘默不敢言當是時國家極治士習惇朴甚振初得權惡人不佞附已以微文逮祭酒時勉荷校國子監逮冢宰王直侍郎趙新曹義下詔獄廷臣往往以纖過見譙譴懼不知所爲兵尚書徐禧工侍郎王佑首趨媚見重自是府部院大臣洎方面百官



皇明書 卷之六  
各以賂自容稱振爲翁父而政俗大敗壞於是閩  
廣盜大起而振又好兵欲示威遠夷征麓川盡調  
雲貴兵以行連兵數年陞爵秩萬計而夷酋竟逋  
誅已又征兀良哈征閩征浙征貴州苗而中國大  
耗弊十四年夏六月南京宮殿災是月丙辰天大  
雷電風謹身華蓋奉天三殿災詔赦天下秋七月  
熒惑入南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邊城堡多陷  
沒勢急甚振顧喜怙中國威重以爲虜殊可以甲  
兵聲勢壓也力勸 上親征閣大臣皆不得預議  
百官伏闕上章留不聽 上發京師秋八月辛酉

上北狩丙戌命大監金瑛輔郕王居守而車駕發  
京師出居庸過懷來至宣府連日天大雨風不止  
駙馬都尉井源等皆敗沒報踵至扈駕兵尚書鄺  
埜等率百官連上章請止壁無行且班師振怒令  
掠陳至大同軍興乏勒戶尚書王佐竟日跪草中  
敕進兵成國公勇滕行前聽命欽天監正彭德清  
面斥振曰天變示警如此奈何復前脫疎虞致乘  
輿有失當誰執其咎閣學士曹鼐曰監正言是臣  
子不足惜如主上何振怒詈不聽會暮有黑雲如  
織壓行營已雷雨大作人畜自驚而前軍敗覆振



乃懼聽中官郭敬語乃班師大同總兵郭登請駕從紫荆關入徑可無虞振不聽過鷄鳴山虜追至成國軍轉戰却廊尚書埜請疾驅入關而嚴殿振怒曰若豎儒安知軍再妄言者死矣尚書曰我爲社稷生靈而言何得以死懾我振怒命扶出埜與王尚書佐相對泣營中八月辛酉至土木距懷來二十里振以私載重故留行而虜圍遂合大軍乏水困虜見留壁尚憚未敢擊乃宣言解圍退而持書來議通和振喜急傳令移營虜見營動復四合搏之師大潰而車駕遂北狩於是兵尚書埜尸尚

書佐閣學士詹副都御史榮及公卿從官而下死者數百人振亦糜爛然萬死莫贖矣時變起倉卒中外大駭動洶洶丁卯 皇太后下令命郕王權總萬機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已巳 皇太后誥立皇子見深爲 皇太子而郕王輔政於是百官泣伏闕下暴閹振罪請行誅時郕王方攝朝未有以命也而百官伏闕下哭不起王起入百官衆從入大監金瑛諭衆退衆奮欲摔瑛乃傳旨藉振家衆猶伏不退錦衣衛馬順呵各官給事中王竑大憤起摔順首曰順往助振爲惡殺劉侍讀他諸罪甚



皇明書 卷之六 九  
夥今禍延宗社至此尚爾橫可誅也共立斃之又  
索振夙所親毛王二長隨及振姪錦衣衛指揮山  
至衆共頌詬搏蹴之時廷中搶攘甚文武大臣皆  
驚避却立王疑懼亦起欲還內侍郎謙直前扶持  
曰百官獨忿振激而爲此乃其意靡他幸速下令  
慰安於是降旨令羣臣班命力士瓜擊二長隨立  
死以謝衆宣諭言王振罪當誅俟卽啓 太后行  
誅馬順死固當勿論百官各歸蒞事衆乃退謙步  
出左掖門吏尚書王直執其手太息曰今日事微  
公奉土塞潰河勢洶洶甚雖百王直何能爲乎於

是上下交倚重謙是日進兵部尚書時識者已籍  
籍言國無君衆洶洶至此思立君矣明日王入奉  
天門左受朝而卽真之議益急又明日 皇太后  
傳旨言 皇太子幼冲未能踐祚理萬幾廊王  
先帝子年長宜嗣大統安國家於是百官交上章  
勸進九月癸未王卽 皇帝位遙尊 帝爲太上  
皇帝大赦改明年爲

景泰元年於是天下知有君朝綱肅而法令始行進  
陳循高穀爲尚書召侍講商輅脩撰彭時僉直文  
淵閣命列將分守居庸紫荆等關遣廷臣分鎮河



南山東等要地撫軍民令府州縣募民壯團操出武清伯石亨于獄總京營兵時國遭大變眾離索無固志而侍讀徐理依占象倡言當南遷事聞六宮時大臣業有遣家室先南者矣於是尚書謙慟哭抗疏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令一動即大勢盡去宋南渡事可鑒也且天下全盛無動搖京師完可守獨乘輿偶跌行必復柰何遽議遷乎太監金英是謙言左右之宣言曰今日事君臣當固守死社稷有言南遷者 上命立誅之下榜諭眾稍稍定而固

守之議遂決冬十月虜擁 上皇破紫荆遂進薄

都郊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出迎駕以觀中國俯仰於是遣通政叅議王復中書舍人趙榮充九卿如虜師朝 上皇於土城 上皇密諭復榮曰彼

無善意宜亟反是日虜焚長陵獻陵景陵殿寢門宣武游騎南至于盧溝于是尚書謙反闔德勝門而軍示士卒必死前薄虜敗之大總兵石亨軍彰義門戰疾力又敗之孫鏜王通中外夾擊又大敗之虜勢稍沮而諸勤王兵亦咸集於是謙榜各門募番漢軍能擒斬也先自效者賞萬金爵上公也



先心內懼遂逡巡去而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  
紫荆關 詔諸將分兵躡虜於清風店遣諸邊將  
各還鎮命都指揮董寬緝捕畿內盜時舊降虜在  
畿內者起爲盜故也以侍郎江淵兼翰林學士入  
內閣預機務進尚書謙少保封楊洪平昌侯石亨  
武清侯於是遣都御史沈固鎮大同尚書石璞鎮  
宣府都御史羅通都督范廣守山西都督王通守  
天壽山僉都御史王竑守居庸起周忱爲工部尚  
書復巡撫南直隸督蘇松餉運於是戰守畫大具而  
虜使來輸平方土木師潰時 上皇下馬盤膝南

面坐虜索衣甲不與以見也先弟賽刊王 上問  
之曰子也先乎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抑大同  
王乎賽刊聞語已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得一人  
舉止乃大異豈大明 天子乎也先乃召先嘗使  
中國者二人前視之大驚馳曰是也虜衆喜有以  
復讐爲言者也先季弟伯顏帖木兒大呼曰那顏  
奴何知乃安用奴啓口言那顏者華言大人也摧  
其面曰去大明天子乃雲端天子當萬衆傷死地  
而不被寸鏃此天意何得言害之且我等嘗受其  
賜今麟袍猶在何得忘獨當遣使報中國令奉迎



耳時虜以中國本全盛意止擄掠不謂得 天子  
故不敢加害於是也先奉 上皇就伯顏帖木兒  
營令護侍居數日擁 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帛  
約賂至歸駕都督登閉門不納 上皇傳旨言朕  
與登有姻媿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  
守城不敢擅啓閉於是廣寧伯劉安等括公私金  
萬餘兩送虜不應擁駕去居數日 上皇至野松  
林幸也先營時也先數遣使偵上所爲見 上常  
端然危坐 上所居營上有火光龍文雪夜覲之  
則大蟒蛇臥外遶護敬憚之時出妻妾進酒爲上

歡而 上皇在虜營未嘗一少降辭色也先載其

妹欲爲薦御譯使吳官童言於 上皇曰烏有萬乘

主而爲胡婿請却無受第給言爾妹固當納然不

當野合俟還都禮聘之又選胡女進復却之曰俟

他日從爾妹爲嬪御也先益敬服闈喜寧者本胡

種土木敗降胡具告胡以虛實嗾使南爲鄉導

上皇大患之至是與袁彬謀遣寧傳命詣宣府而

令軍士高磐者與之俱密書繫磐髀間令至宣府

與總兵官計擒之至宣府叅將楊俊出領書磐抱

寧大呼曰 上皇有密旨擒此賊寧伏誅而虜失



鄉導益厭兵當是時中國戰守備大具虜南輒控  
衄時也先專韃靼國政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爲可  
汗兵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鼎立外親內忌其  
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敗則均受其弊於是脫  
脫不花遣使來獻馬且議和 天子欲毋受尚書  
淡直言普化也先君臣素隙宜受其獻以爲間  
上乃許召使者見厚犒之 景皇帝景泰元年虜  
也先使至請迎駕羣臣助爲言 景皇帝大不懌  
曰虜何可深信何遽謂遣使乎尚書直進曰君臣  
大義兄弟至親不可以不迎虜萬一不信我有辭

矣 帝大忤曰當卽位時皆卿等謂朕宜故聽事  
豈出朕心今云云何也謙進曰卽 上皇歸天位  
已定孰敢有爲異者獨當遣使紆邊患耳 上乃  
起入曰從汝從汝羣臣出頃之太監興安傳旨出  
語甚厲曰若等固請答使且言今孰可使者孰爲  
文天祥富弼其人耶意欲以懾衆尚書直而發赤  
大言曰今安得爲此言今廷臣皆朝廷臣子惟朝  
廷命其孰敢不行言之者再興安語塞於是命禮  
部侍郎李實大理寺少卿羅綺往使虜報聘與虜  
使偕遺也先書言自爾祖爾父至爾我國家遇待甚厚



曩因小隙連兵將臣弗戒大駕淹留昨遣人齎金幣奉迎至再至三爾不發不報以故使命不通非朝廷之過夫人民皆天赤子欲其長養生息若殘害其生固逾天無道天所讐也近阿刺使言尋好是能畏天愛民真丈夫矣而近邊時聞人殺掠不止何情與詞異也朕不惜大戰恐害赤子違天故命使臣諭意會脫脫不花又遣使貢馬且議和至懷來劾傳云素命都御史楊善等偕往報使李實至虜中也先業喜和引實至上皇所上皇謂實等曰前朕非遊畋逸豫而出獨爲生靈計故至此

皆王振輩所致虜今和非僞勿疑阻女歸語皇

帝朕南還得共養祖宗陵廟爲庶人亦耳之明

日也先肅實等宴謂之曰皇帝敕獨言和不言

迎駕然上皇留此無爲也今送歸欲爲千載名

其遣太監及大臣迎卽還矣於是實復與其右丞

把禿來請遣使奉迎上以爲詐不許寧陽侯陳

懋吏部尚書直等連章請又不許直等言往曾化

阿刺遣議和皇上不吝一介今也先悔禍專使

行成不一報將啓戎心生後患而李實疏言始臣

入虜境虜人皆夾道謳歌具乳酪飲臣願和比臣



歸也先爲奉迎期日要臣臣以爲需歸請 旨不敢專而也先敦促甚此求成固急臣行時也先業已令諸酋收所護遣犯塞兵臣過懷來諸邊軍業出郊芻牧收獲如平時矣虜言必可信毋他詐望俯從羣議別遣有材智大臣往迎雖虜情詐亦塞彼無辭不然我曲彼直 上皇不可復干戈不可息邊鄙終不可得寧也疏上下大臣議而是日遣把禿等還救也先令楊善等卽奉 上皇駕還京時御史畢鸞翰林檢討邢讓皆疏乞迎 駕不聽而楊善等至虜營也先卽大喜以爲天使至迎

上皇歸也其平章前問善今所爲迎 上皇金帛者幾善曰太師仁義順天道敬我君父故奉還何以賂爲若以賂是薄太師也也先曰都御史言是且問 上皇還復位否善曰天位已定不復也曰往堯舜何如善曰堯讓位於舜今兄讓位於弟其義一也也先喜引見 上皇是日餞擊牛酒爲宴具出妻妾奏胡樂爲歡辛未伯顏宴餞八月癸酉也先率頭目羅拜送而伯顏以兵徒護行至野狐嶺乃還時 上皇旣南軫而都御史文閣學士循猶嗶嗶以虜多變詐不得至爲辭千戶龔遂榮者



具書言 上皇之出非遊畋逸豫獨爲宗社計今  
都人聞 駕旋無不鼓舞踴躍企踵望則人心未  
厭 上皇之效也今奉迎禮宜從厚 上皇歸必  
致讓 主上當懇辭而後受命則父子君臣之倫  
無遺恨義光千古不然亦千載玷也書匿名翰林  
學士高穀得之袖其書入朝謂廷臣曰此誰爲爲  
之者乃尚知此禮况儒臣乎吏尚書直曰此所謂  
禮失而求諸野也禮尚書澹欲封進見朝野同情  
冀感動 上都御史文以匿名書阻之給事中林  
聰具以聞且言迎 駕乃綱常大體直澹皆股肱  
大臣當倡大義爲公言不當囁嚅私言閣學士循  
乃大怒請詰匿名書所從來高曰得之小隸小隸  
曰得之途詔索之急遂榮恐以書故累學士乃挺  
身出自縛言迎 上皇禮厚固當臣實投此帖冀  
感動無他腸下詔獄癸未 上皇至懷來報至始  
詔禮部具迎復儀廷議至以爲虜誠未可知卽迎  
駕第一車兩馬而足示不墮虜計中聰固爭此綱常  
大體宜具儀毋爲他日悔乙酉 上皇至唐家嶺  
詔避位免羣臣迎丙戌 上皇自東安門入百官  
班迎 上迎拜 上皇答拜相抱持而哭各述遜



讓意乃奉 上皇如南宮羣臣就見而退而天下  
大安 景皇帝在位仁明識治體景泰中徐淮大  
饑 帝于樓轎上得報大驚曰百姓饑死矣其柰  
何已都御史王竑發廩奏報上 上乃大喜大言  
曰好都御史不然百姓饑死矣饑死我百姓矣諸  
隱民恤刑薦賢修法之事畢具舉時年富以都御  
史督大同守法不撓爲襄王遜潭所詆誣富請老  
上至爲敕王守法度毋汙風憲大臣富尋劾山西叅  
政林厚厚許奏富臺官請置對 上曰富執法公  
廉厚誣富冀自便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

摧辱富徑罷厚官建福寺成 駕擇日臨幸大學  
生濟寧楊浩上疏言 陛下卽位首幸大學海內  
士聞風快覩今又棄儒而重佛佛者夷狄之法耳  
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而臨非聖人之地史官  
書之傳示萬世實累聖德時旣已除道爲卽日罷  
行有詔見任官有才行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有文  
學才德隱民間及罷職無贓私而行能可用者聽  
在京四品以上外撫按方面及府州縣正官舉薦  
考用於是百官循法守職而天下稱治然 帝旣  
在位欲嗣世有天下念立子而未有端會思明士



知府黃瑯老子鈞襲庶弟黃竑遣其子襲思明弒  
瑯及鈞圖奪嫡事覺乃上疏爲危言感 上曰昔  
太祖百戰艱難取天下期傳萬世也 上皇輕身禦  
虜幾喪社稷不有 皇上臣民何歸今 皇儲未  
建人心易搖爭奪一萌何變不有 皇上卽欲循  
遜讓之美全天敘之倫恐事機巨測天與不取反  
受其咎也臣仰觀天象土星逆行入太微垣有孛  
于畢諸變異可愕願早留意萬一羽翼長養權轉  
事移委愛子於他人寄空名於大寶悔之晚矣乞  
與親信大臣定大計絕中外非望疏入 帝大喜

曰萬里外乃有此忠臣乎立釋竑罪陞都督于其  
疏下廷臣會議遣司禮太監與安出喻意衆相視  
莫敢發與安曰今日之事卽以爲不可者勿署名  
毋首鼠兩端文武羣臣皆唯唯署吏部尚書王直  
有難色閣學士陳循持筆作半跪狀促之直不得  
已亦署唯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御史朱英陳不  
可不聽於是羣臣上議言 陛下膺天明命中興  
邦家統緒之傳宜歸 聖子竑奏是 制曰可乃  
詔天下言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遺安於四海父有  
天下傳之子斯本固於萬年於是廢 皇太子爲



沂王立子見濟爲 皇太子皇后汪氏以諫不聽見廢而閣部大臣及廷臣以建白功無慮皆進秩受賞賚矣已而災異薦起明年子見濟薨於是監察御史鍾同疏請朝南宮復沂王爲 皇太子承天意 上怒下詔獄黃沙四塞給事中徐正密請對請出沂王之國增南城墙高數尺伐城邊樹錮南宮門帝怒黜爲雲南衛經歷然竟伐南城樹於是郎中章綸以天變上疏言 上皇君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嘗受 上皇命冊封是上皇之臣也請率羣臣朝見南宮敦同氣之情隆

尊崇之禮復汪后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定天下之大本如此而後和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可從再也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亦疏言伏覩 上皇卽位初卽遣太師英國公輔尚書璉冊封 皇上奄有大國歲時慶賀令羣臣朝謁於東廊友于之愛百官感動天下慕化及 上皇被留虜廷 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鑾輿未復爲意見 皇上之心堯舜敦敘慎徽之心也今鑾輿旣歸萬幾之暇請以時朝見南宮講明家法商確治道仍令羣臣得朝見以上慰 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



於家邦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且夫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 仁宗 宣宗之繼體守成爲此天下也 上皇之北征爲此天下也今 皇上嗣服撫盈必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而思以繫天下之人心太子者天下之本 上皇諸子 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誦經書以待聖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有公天下之慮此繫人心之本也於是 帝大怒逮三臣杖闕下同斃焉莊謫定羗驛丞綸錮詔獄中先是景泰初葉侍郎盛欲約同官請 上朝南宮已自念此兄弟骨肉間最難言當安靜需之益以言事涉衆而啓疑將以無爲有非便已而有盧忠者上變言南宮中官阮浪有陰謀 帝大怒殺浪欲窮治其事事連南宮會盧忠聞言卜者中自悔伴患風於是閣學士商輅言盧忠故病風柰何以一風子語傷天彙驗之果風也事乃解

景泰八年<sub>丁丑</sub>春正月帝不豫輟視朝而儲貳未有定中外以爲憂廷臣入問疾興安出曰公等皆朝廷大臣作股肱耳目不能爲社稷計日問安何爲蓋諷之也衆悟請復儲而王文對衆言今獨宜請



立東宮今焉知。上意所在於是疏請建元良以安人心都御史蕭維禎執筆言我更一字乃更建爲擇奏上。帝不允且云十七日視朝時百官勃謂伺。上朝衆請當得允矣武清侯石亨覘帝疾不起乃與掌兵都督張軌左都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迎。上皇復位遂陰結中官曹吉祥蔣冕爲內應入白于。皇太后及通報于南宮辛巳軌等集有貞宅共計會邊有警報有貞曰可矣第以徵兵備非常爲名兵可得集也復升屋覽乾象亟下屋附軌耳語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矣遂趣軌集兵遂令亨等收諸皇城門鑰吉祥冕夜開門納兵止闔者毋輒出宿衛軍愕不知所爲兵旣入卽鑰門曰毋令外變鑰訖取牡投水中時漏下巳四鼓矣天晦冥軌榮內自懼顧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亟前勿退遂進薄南宮宮城門鐵錮扣不應乃毀垣壞門而入。上皇聞大驚殊不測而南城中無燈火乃自秉燭出呼爾等何爲俯伏合聲言請。陛下登位遂共掖登輦有貞助挽以行忽天色霽星月交輝。上皇顧問卿等爲誰各前對姓名遂升奉天殿復位是日商



學士輅草奏請復儲百官約候。景帝出視朝陳之忽聞南宮呼譟聲動地各惶駭失色頃之鐘鼓鳴。上皇御宸極殿召群臣入賀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是日命有貞以本官入內閣預機務明日陞尚書逮少保兵尚書謙吏尚書文都督范廣太監王誠等于錦衣獄亨等言文謙遣人以金牌符敕迎襄世子故也有司勘金牌符敕皆具存禁中無顯迹法司乃以欲迎外藩傳謀反律論斬。上猶豫久之曰于謙故有功衆未及對有貞曰不置謙死則事爲無名獄遂決而大學士陳循江淵

俞士悅下獄謫戍邊大學士蕭鎡商輅除名尚書王直胡濙高穀落保傅致仕以許彬薛瑄爲禮部左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錄奪門功亨封忠國公軌太平侯輓文安侯楊善興濟伯有貞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錄北狩扈從功以袁彬爲錦衣指揮僉事二月廢。景帝爲邠王。皇后吳氏復爲賢妃。皇后汪氏復爲邠王妃癸丑。景泰帝崩贈御史鍾同大理寺丞少監阮浪爲太監以章綸爲禮部侍郎廖莊大理寺左少卿黃竑盧忠高平徐正以離間皆伏誅有貞



本名理景泰初主南遷議爲太監金英所唾者也  
傳聞六宮爲姍笑絀不用久之用學士陳循畫易  
今名毋令內家得習知因舉治河有功得進用至  
是爲尤功頗自詡署銜文淵閣閣在御府大內非  
人臣得領又非軍功進爵識者已知其不終矣有  
貞旣爲首相封伯又以文學自負患石亨專欲立  
功名以自異稍與亨相左亨恚之內臣曹吉祥亦以奪門  
功與政欲事歸司禮又與亨勢相軋力贊上事  
須經內閣意籠罩有貞令附已而有貞事輒沮抑  
故怨金構會御史楊宣自河間印馬還劾奏亨吉  
祥家人占奪民田乞禁約上內頗善之語有貞  
及閣臣學士賢下戶部卽訊於是十三道御史鵬  
等合章糾亨等諸不法狀給事中王鉉密告亨亨  
疑有貞賢主使遂與吉祥比而訴於上牽上  
衣哭言奪門時臣等出萬死擁陛下卽大位良  
苦今爲內閣臣所擠排伏地哭不起且言鵬乃故  
所誅奸臣內官永從子也故結黨誣臣上怒詔  
御史下獄究主使者已而并有貞賢及九疇俱下  
獄是日晚天大雷電雨風吉祥門大木盡發亨宅  
水暴溢俱不自安明日赦出賢有貞謫省司叅政



而宣鵬謫戍邊言路自此窒不通矣越二日上  
召尚書翱語曰賢不當與有貞僉謫翱意欲保賢  
聞乃大喜卽頓首改南吏部 上顧不喜曰南京  
遠仍留吏侍郎踰月復召入內閣進尚書時有貞  
旣謫叅政亨等忌其起復用欲必置之死會投匿  
名書詆朝政者 上怒索之急亨等言有貞實怨  
望使所親馬士權爲之而滅其迹乃復下有貞士  
權獄窮訊權濱死無一語乃摘武功伯誥中續禹  
神功語出有貞自撰劾大不敬無人臣理論死會  
承天門災肆大青得遷金齒爲民先是吏尚書翱  
薦脩撰岳正以爲有宰相材召見文華殿 上選  
見正儀觀卽喜曰善登殿又曰善善問年幾何矣  
曰四十矣曰中年殊精力又善問家安在對曰臣  
灤縣人曰又北方人甚善問讀何經對曰尚書問  
舉進士何科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愈益喜曰又  
朕故所取士因命之曰內閣許彬老矣不任用今  
用汝汝努力爲朕用正頓首辭至再乃受命出赴  
閣至右順門石亨張軌自外入問知之愕相顧曰  
何遽至是時業已內忌之矣比入見 上皇今內  
閣朕自訪得一人亨軌佯不知伏請問 上曰岳



正也亨軌陽頓首賀曰甚佳 上曰顧官小與吏部左侍郎二人者對曰 陛下誠得人俟稱職卽進官未晚實沮之也非久石亨爲匿名書訕朝政欲因逐有貞賢且請募能告捕所爲匿名書者賞三品官正及呂原見 上曰爲政自有體盜賊責兵部姦寃責法司安有 天子出榜購謗訕之理且秦始皇杜諫下妖言誹謗令竟不聞其過以亡願 陛下幸察且事急則人人自危愈藏匿不可迹緩或敗露事乃得已而曹石忌正正每見輒爲上言曹石之橫當早制 上曰汝可往告之朕意令自戢正徑造亨所諷之曹石益大恨二克懼走大監吉祥所告之吉祥走 上前泣免冠請死道所由 上曰無之乃召正責其漏言曰固也臣觀石亨必叛然今罪無可誅欲令引退自全耳 上不悅會承天門災詔罪已正當制歷數奸邪害政語深至於是二人者爲 上言正草詔出時時對人言此非 上意我諷 上令改過也於是 上大怒以爲是賣直訕君遂降欽州同知復爲兵尚書陳汝言所構編戍肅州正入閣僅閱月而罷當是時亨旣數起獄斥逐內閣諸輔臣每朝退頻入



見見輒有干請出則張其言以賈勢 上患之欲倚重內閣於是天下章奏皆親決召學士賢謂曰先生職機務日入內閣當總兵官乃時時頻來甚非宜時賢再入閣深自閉 上詔閣門非宣召毋輒入總兵官已又患曹石干請於便殿屏人以語賢賢對曰惟獨斷可以已之 上曰非不欲自斷第自斷彼輒拂然則柰何賢曰臣聞君權最不可下移理誠不可行幸從容喻曉之彼安敢不服如此久之彼私謁不行大權漸收趨附之人亦漸少矣 上曰善先是 上頗以奪門迎駕爲諸人功

一日以謂賢賢頓首曰迎駕可奪門不可夫景泰不諱天命人心莫不屬 陛下門何必奪且內府門又何可奪奪非順也不可示後世且事亦賴天佑人歸故幸而成功脫其時郕王左右有發覺其事者亨輩不足惜不審 陛下當何地自全 上乃太息曰信然誠如是朕何以自解賢曰當是時有邀臣與謀者臣不從以謂郕王果不起當率文武羣臣請 陛下復位則天下帖然欲陞賞誰功欲招權賄何由老成耆舊咸服在職又何自有殺戮降出之事干天變乎 上由是釋然知奪門之



非功益薄亨時時召賢入謨議隱然如仁宣二祖  
重閣謨時事矣秋九月上復親擢侍讀彭時直  
文淵閣而衆正益登敕吏部選中外臣僚有聲望  
者爲知府召見臨諭燕勞仍賜鈔爲道里費進直  
內閣彭時呂原兼翰林學士方上北狩時嘗悼建  
文三王皆不終而建文君沒又無所加禮召變故  
滋大數以語袁彬太息之旣復辟意欲寬建庶人  
之囚建庶人者建文君少子也幽中都廣安宮召  
閣學士賢語之故曰親親之義朕不忍也賢頓首  
贊曰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高皇帝在

天之靈實臨之此堯舜所用心願卽裁幸左右交  
阻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乃入請太后令  
出居鳳陽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與閹者二  
十人婢妾十餘人給使令遣奄牛玉入禁諭上  
意庶人且喜且泣頓首謝方庶人入禁時纔二歲  
至是年五十七矣出不識牛馬未幾卒於是賢言  
於上曰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而能成理者  
故有敢諫之鼓毀謗之木以導之使言又設爲不  
言之刑以懼之直言者立擢故臣下樂爲言且進  
言者不過君德朝廷生民吏治而已是皆有益於



國家身何利焉非直無利而已觸怒則兇害故明  
王重之惟姦邪惡其厲已欲塞之以肆令莫敢誰  
何不至於覆身滅宗不已也 上爲大感動自御  
史鵬宣之獄言路閉塞至是始復開

天順二年

戊寅

春正月尊

皇太后孫氏爲聖烈慈

壽皇太后二月朔日食

皇太子出閣讀書夏四

月禁妄度僧尼五月江西處士吳與弼徵至京授  
左諭德辭不拜遣行人送還鄉先是登極詔天下  
言處士中有學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高尚不求  
聞達者所司具實以聞於是江西撫按臣以臨川

處士吳與弼應而石亨欲更薦爲名高見閣學士  
之賢贊曰此盛德事審行之大善亨卽託賢  
爲草奏以上明日 上召問賢對曰與弼儒者之

高蹈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好賢下士以成其德

者 陛下審行之實本朝盛德事也於是降勅言  
朕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於忘勢乃能  
致難進之賢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  
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畧嘉遜丘園不求聞達朕懷  
高誼思訪嘉言渴佇來儀以容啓沃特遣行人曹  
隆往徵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爾其惠然副朕



翹望旣至賢首以賓師禮禮之爲 上言今東宮  
輔導方擇人與弼學行最宜稱於是授春坊左諭  
德時與弼以草萊赴召一旦官宮僚地清切舉朝  
皆驚以爲是不世遇也而與弼以敕書過重頗少  
望堅不就稱病臥邸中者數月而謗息頗起於是  
大學士賢爲請於 上聽其去禮遣之以厲士節  
於是復降敕言朕惟自古英君誼辟莫不好賢求  
士臻至理聞爾懷道抱德遣使禮聘惠然肯來嘉  
猷勗朕具見忠愛欲煩輔導東宮爾以衰病固辭  
茲遣行人特送還里命有司月給廩米二石表予  
至懷爾其優游桑梓安身樂道無忘纂述以繼前  
賢輔教垂世之意時石亨等以文臣提督軍務使  
武臣不得逞奏罷之而邊徼騷然 上以語賢告  
之悔於是賢以爲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  
此六邊最要乃與吏尚書翺兵尚書昂議以陳信  
撫遼東王宇李秉撫宣大徐宣撫延綏陳翌芮創  
撫寧夏甘肅而召守制布政葉盛撫兩廣具得人  
上以 皇太后故頗優假孫氏后昆第五人長繼宗  
蔭會昌侯弟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授官而都督  
顯宗張肆規商利事聞 上謂學士賢曰皇親豈



可如此法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陛下於孫氏  
恩厚深今斷以至公則法行矣命毀其肆抵家人  
法侯繼宗病初起入見爲顯宗乞恩終不許謂賢  
曰侯不知引咎而乞恩殊陋朕終不允之賢頓首  
曰陛下真王者不私矣秋七月遣副都御史林  
聰捕江淮羣盜冬十月帝獵南苑十一月虜孛  
來寇延寧其京都督僉事張欽連戰敗之進都督  
同知

天順三年卯春定遠侯石彪有罪徵下獄禁文武  
大臣科道官及近侍錦衣衛官往來交通秋九月  
石亨罷奉朝請冬孛來寇宣府是歲令三法司霜  
降後會官錄囚

天順四年庚辰春正月詔天下司府州縣朝覲官治  
行顯著者宴禮部二月石亨以罪下獄死彪伏誅  
初亨恃功驕恣日干朝政作威福貨賂公行從子  
彪守大同亦橫暴亨見上益親倚學士賢旦夕  
思傾之而上亦漸疑亨一日登翔鳳樓見亨新  
第僭踰制中嚙之顧問恭順侯瑾撫寧伯永曰此  
何人居何壯也時亨橫能以睚眦中傷人永謝不  
知瑾內難言亨乃佯對曰此必王府上嘻笑曰



殆非也。瑾乃頓首曰：非王府則誰敢借擬如此。上默然。會兵部尚書陳汝言死籍其家贓賄狼籍。上大息曰：往景泰中任于謙專且久，沒朝廷賜賚外無餘物。汝言官尚書亦屬耳，乃得賂無笑賢不肖相去何如耶？亨俛首流汗而。上益悟亨功非實而少保謙實寃。會星變日暈，或上變言亨遣彪鎮大同欲謀變。上意頗疑之。會亨子男生未彌月，上見亨令召兒來摩兒頂曰：虎兒也。善撫之，朕行與卿婚，蓋探之也。亨不喻。上意輒對不敢。臣兒無福。上笑而頷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命曰：鎖定候亨頓首謝，負兒出而。上益疑亨已彪在大同誣劾都御史年富，逮至京。上疑問賢賢乞遣官卽訊，果不實。上召彪大同人，上章乞留。

彪上益信以爲彪固欲據大同爲逆也。進彪侯石還彪至闕，會北虜入貢，見彪咸羅拜稱石王。上聞益疑不可解，於是言者交章論劾，逮下獄窮治。彪棄市而亨獄死籍家。敕冒報迎駕功，得陞官者各首實改正，餘不問。擢布政使蕭瑄爲禮部尚書，召年富爲戶部尚書，耿九疇爲刑部尚書，軒輓爲左都御史兼理南糧儲時戶尚書缺。上問其人



賢對曰山東巡撫都御史年富執法不撓其人也  
左右不悅私見賢謂曰上不悅此人必毋再舉  
一日上召賢問曰戶部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  
不可矣賢對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上曰  
執法者必忤衆正宜居此位此國計所關寧當顧  
私情不悅有左右耶上念九疇輒廉正爲石亨  
毀絀遂並召於是上諭學士賢曰天下大事屬  
六部今六部尚書庶得人然冢宰翺老可慮耳時  
翺年七十有八賢對曰臣聞祿命家言翺壽當最  
高上喜曰吾無慮矣且曰如戶部年富不易得

賢對曰若繼翺吏部非年富不可上以爲然蓋  
是時上留意三事大臣者如此秋七月乙亥朔  
日食八月孛來寇鴈門代朔忻州遣都督顏彪馮  
宗帥師駐紫荆倒馬關禦之冬十月大閱命僉都  
御史韓雍巡撫大同

天順五年<sub>辛巳</sub>春正月夏江南北大水秋七月太監  
吉祥及兄子昭武伯欽謀反伏誅始吉祥以殺石  
亨而懼中握兵遂懷異志不得間至是虜孛來寇  
西涼上命懷寧伯鏜尚書昂將兵禦之欽遂部  
其兄都督鐸鏘都指揮鉉及達將等謀殺鏜奪其



兵突入宮為逆而吉祥為內應是夕都指揮完者亮走詣鏜告變鏜披衣起急草二奏持詣左長安門隙投之呼閤人曰若持奏疾造 上前急告變

稍遲者斬矣又走右門投奏亦如之比 上聞漏

下已二鼓內廷始集兵執吉祥以俟鏜急走太平

侯張瑾呼共討賊賊已合蕃漢兵五百騎殺錦衣

衛指揮逮杲入朝房擊傷大學士賢殺左都御史

深執吏尚書翱矣攻右長安門門壘石不啓乃走

攻左門壘石亦如之乃趨東安門縱火朝臣悸各

散比曉懷寧伯鏜督諸軍首鋒恭順侯吳瑾分道

逐擊馬尚書昂以精兵殿大戰于東華門瑾戰死

鏜斬鉉及鐸欽知事不濟走家匿水中盡捕獲與

吉祥金誅以擒逆賊赦天下布寬恤令開言路論

平逆功進鏜懷寧侯加吏尚書翱閣學士賢太子

太保贈恭順侯瑾梁國忠壯公餘陞賚有差於是

諸奪門攘功者畢斃而朝廷肅清河決開封九月

朔日食冬虜始度河出入河套中寇邊以大理寺

卿李賓為右都御史時寇深被害舉代者咸薦南

刑部尚書蕭維禎 上以其與吉祥通擯不用用

賓



皇明書 卷之六  
天順六年壬午春二月復設提學憲臣罷陝西兵屯  
秋九月 皇太后孫氏崩葬 孝恭章皇后以項  
忠爲右都御史巡撫陝西

天順七年癸未春以陳文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  
士直文淵閣禮部貢院火空中有聲如雷下寬恤  
令曰朕荷 天眷命子育萬民民之休戚恒在朕  
躬今畿內去冬少雪今春缺雨四方之遠殆亦其  
然天時旣已違和地利必未盡吾民衣食念何所  
自出朕甚惻之下寬恤令條行夏五月己丑朔日  
食秋七月尊 宣宗廢后胡氏爲恭讓章皇后於

宣宗晚年追悔廢后事曰此朕少年事誤也欲復  
后位號不果至是 皇后爲 上言胡后賢而廢  
其死也殮葬不如禮勸 上復其位號左右交沮  
之上以問閣學士賢賢對曰 陛下此念天地鬼  
神實臨之願陵寢享殿神主一如奉先殿之儀庶  
稱明孝不然徒虛文 上卽命舉行

天順八年甲申春正月 上有疾大漸命太監牛玉  
執筆口占遺令三一東宮卽位後百日婚二定后  
妃名分三止嬪御殉葬四殯殮器服毋過侈書畢  
命玉持詣閣曰命閣下爲朕潤色玉至閣大學士



賢及陳文彭時奉之驚愴太息曰言關大體非  
 上英明不及庚午 上崩於乾清宮 皇太子卽  
 位上尊諡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  
 廣孝睿皇帝廟號 英宗葬裕陵 釋史臣曰  
 睿皇帝始以幼冲嗣位中更大難益明習於國家  
 之故又性至仁孝日鷄鳴卷冕觀 天觀 祖宗  
 拜跪有常儀已乃視朝朝退朝 母后已復親政  
 又加之以節儉戒侍臣毋忘南宮時故能敬恭神  
 人禮賢逮下而光復前烈也至釋建庶人囚 上  
 恭讓皇后諡止殉葬尤偉書曰天命不干常歸於  
 有德夫敬德之本也敬 天敬 祖宗 天  
 祖宗祐之矣



皇明書卷之六終

皇明書卷之七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憲宗純皇帝紀

憲宗皇帝諱見深 睿皇帝元子也正統末立為皇

太子景泰中中廢天順復辟復為皇太子 上崩

以天順八年春正月乙亥即 皇帝位時閣學士

賢方柄用而輔臣在閣者陳文彭時詔尚書王翱

年富馬昂武臣會昌侯孫繼宗懷寧侯孫鏗充議

事官尊 皇后錢氏為慈懿皇太后尊 上生母

貴妃周氏為皇太后加李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



士陳文彭時吏部左右侍郎三月復前修撰岳正  
監察御史楊瑄張鵬官夏五月大風雹拔木壞郊  
壇復定襄伯郭登爵鎮甘肅尋召提督團營六月  
致仕禮部侍郎內閣學士薛瑄卒秋七月立皇  
后吳氏九月廢冬十月立皇后王氏十一月勅  
都督姜銘備倭是年虜數寇宣大延寧邊

成化元年乙酉春正月雪故少保謙寃盡復官遣官  
諭祭二月耕籍田彗星見西北兩廣荆襄盜起以  
王恕爲副都御史撫南陽討平之兩廣蠻叛遣征  
夷將軍趙輔總兵僉都御史韓雍督師討之三月

上視學釋奠于先師加吏部尚書王翱太子太保夏  
四月出給事中張寧爲汀州知府修撰岳正爲興  
化知府襄陽流民劉千斤反始流民聚襄鄧山中  
不占籍盜礦莫爲意故也夏五月兵部尚書王竑  
致仕秋虜寇延綏都御史項忠寧遠伯任禮禦却  
之冬十月進閣學士彭時兵部尚書冬十一月承  
天門成下寬恤詔十二月兩廣盜平

成化二年丙戌春正月令三品以上京官薦舉堪任  
布按二司官二月大學士李賢丁父憂詔起復賢  
乞終制命太監護歸視葬促還京江淮旱饑人相



食遣右副都御史林聰賑撫給借支運糧三月賜  
羅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大學士李賢  
還京乞終喪不許謫翰林修撰羅倫福建市舶司  
提舉遣撫寧伯朱永都督李震總兵兵部尚書白  
圭督師討劉千斤平之進永爵侯封震與寧伯秋  
八月以邢讓爲國子祭酒冬十月毛里孩寇陝西  
都御史項忠彰武伯楊信禦却之十二月少保華  
蓋殿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謚文達命太常少卿  
兼侍讀學士劉定之直文淵閣

成化三年丁亥春二月丁酉朔日食既三月召前兵

侍郎兼翰林學士商輅復官仍直文淵閣貴州山東  
都掌蠻叛命襄城伯李瑾總兵兵部尚書程信督  
師討平之夏五月震午門復羅倫南京翰林院修  
撰秋七月吏部尚書王翱致仕卒謚忠肅 封太  
后弟前慶雲侯或長寧伯始世襲虜寇榆林陷開  
城縣徙縣于固原冬十月建州女直寇遼東武靖  
伯趙輔總兵都御史李秉督師討破之召秉還進  
吏部尚書逮翰林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昶仗  
闕下調外任十二月始立十二團營慶雲伯或奪  
民田遣刑部郎中彭韶往武強覈之下韶獄尋釋



皇明書 卷之七  
是歲以方士李孜省爲上林監丞尋遷右通政

成化四年戊子春二月壬辰朔日食夏四月陳文卒

五月京師大旱六月慈懿 皇太后錢氏崩塋孝

莊皇后秋七月有星孛於台斗八月京師地震下

修省詔冬十月進閣學士彭時商輅吏兵部尚書

劉定之禮部左侍郎陝西土達滿四反伏羗伯毛

玉戰死僉都御史項忠督師進討破平之進左都

御史十二月朔日食虜寇榆林

成化五年己丑春正月吏部尚書李秉罷萬安以待

郎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六月癸丑朔日食秋八月

侍郎閣學士劉定之卒冬十一月徵士吳與弼卒

成化六年庚寅春四月命右都御史韓雍總督兩廣

軍務兼理巡撫平江伯陳銳總兵開府蒼梧夏五

月京畿大水遣右都御史項忠巡行賑視六月戊

申朔日食初罷會官保舉秋七月己卯 皇太子生

於西宮九月遣總制陝西軍務都御史王越總兵

武靖侯趙輔帥師搜河套尋召還冬十月虜寇陝

西總兵劉聚擊却之冬巡撫遼東都御史彭誼討

建州女直敗之

成化七年辛卯春正月京師饑發粟賑貸定長運法



遣大臣出分道巡視民瘼散廩勸分興革利害罷  
有司之貪酷不職者襄陽賊反總督右都御史項  
忠討平之進左都御史召還臺三月有星孛于天  
田夏四月秋虜入河套置榆林衛冬十一月立皇  
子祐極爲皇太子彗出軒轅十二月皇太子薨  
成化八年壬辰春三月以余子俊爲副都御史巡撫  
延綏夏畿省水旱秋虜寇臨鞏入固原都御史馬  
文升連敗之命總制陝西邊務冬定襄伯郭登卒  
成化九年癸巳春三月山東晝晦夏四月辛酉朔日  
食京畿山東河南饑詔賑恤進萬安商輅戶禮部

尚書六月延綏徙鎮榆林秋虜寇廣寧冬上閱

武西苑

成化十年甲午春三月吏部左侍郎葉盛卒起右都

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秋劉吉以侍郎入閣  
預機務

成化十一年乙未春三月少保兵尚書文淵閣大學

士彭時卒贈文憲夏四月進商輅文淵閣大學士

萬安禮部尚書命侍郎劉珣兼翰林院學士直文

淵閣夏五月勅禮部擬皇子名皇妃紀氏徙

居永壽宮六月皇妃紀氏薨秋九月丁未朔日食



冬十月立 皇子祐樞爲 皇太子十二月復

景皇帝號上尊謚先是 上欲復景帝位號遣中使誼詣闕議閣學士輅舉手加額曰此堯舜盛德也贊之決於是下勅曰曩朕叔 郟王踐祚戡難興邦奠安宗社亦既有年屬寢疾彌留貪人生事妄興讒構請去帝號 先帝尋知其枉深懷悔恨羣姦以次抵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嗣大業一紀于茲敦念親親用成先志其復帝號謚恭仁康定 景皇帝

成化十二年丙申春遣副都御史王恕撫定雲南右副都御史朱英總督兩廣副都御史原傑經略鄖陽撫定流民開設鄖陽府縣二月乙亥朔日食夏六月進右都御史傑南兵部尚書卒秋京師黑眚見妖人李子龍伏誅冬十月

成化十三年丁酉春正月增先師籩豆樂舞之數置西廡大監汪直督官校刺事山陰雨血夏四月進商輅謹身殿大學士萬安太子少保劉珏劉吉戶禮部尚書罷西廡直入司理監六月御史戴縉王億請復西廡直復出廡刺事兵尚書項忠除名少保謹身殿大學士商輅致仕進萬安文淵閣大學



皇明書 卷之七  
士王越兵部尚書陳鉞副都御史京師兩錢巡撫  
遼東都御史彭誼致仕陳鉞巡撫

成化十四年戊戌春三月 皇太子冠福建上抗盜

起僉都御史高明討平之尋辭病歸夏建州夷叛

寇遼東秋七月兵部侍郎馬文升撫平之

成化十五年己亥春復以宦官出各省鎮守夏畿省

水旱六月逮兵部侍郎馬文升下詔獄謫戍用直

鉞奏也秋七月冬十月陳鉞罷建州夷十二月建

州夷大寇遼東

成化十六年庚子春正月直監督團營二月寇榆林

夏六月福建長樂平地山突起下御史強珍獄謫

戍邊以論越失機匿敗故也逮巡撫副都御史秦

紘下詔獄尋釋之巡撫河南冬十月陳鉞進兵部

尚書封王越威寧伯以襲虜威寧海有捕虜功也

成化十七年辛丑春二月命湖廣都督僉事王信撫

定諸蠻夏四月勅司理大監及三法司錄囚秋七

月虜寇大同冬十月以余子俊爲兵部尚書

成化十八年壬寅春虜寇山西巡撫都御史何喬新

擊敗之妖人王臣伏誅中官王敬充淨軍罷西廠

夏五月巳巳朔日食秋七月徵廣東貢士陳獻章



皇明書 卷之七  
至京授翰林檢討予告歸養劉吉起復冬十一月  
汪直以罪罷奪王越威寧伯編管安陸陳鉞戴縉  
竝除名進萬安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劉珣謹  
身殿大學士吉武英殿大學士

成化十九年癸卯春二月以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  
建叅政復前兵部尚書項忠官致仕三月南禮部  
侍郎章綸卒夏五月起前兵部侍郎馬文升巡撫  
遼東冬大旱十二月罷傳奉官大雪

成化二十年甲辰春正月京師地震畿省大旱江西  
處士胡居仁卒秋逮刑部員外郎林俊及後府經

歷張黻獄謫官九月乙卯朔日食令天下生員納  
粟入監冬虜寇宣大命列侯諸將分道禦之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春正月星隕有聲下寬恤詔求  
直言工部主事張吉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  
謫官三月泰山屢震夏四月秋七月太子少保右  
都御史朱英卒九月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  
珣致仕以彭華爲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  
淵閣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春正月南兵部尚書王恕落太  
子少保致仕二月丁酉朔日食巡撫大同左都御



皇明書 卷之七  
史余子俊落太子太保致仕虜寇開原夏四月逮  
廣東左布政司陳選道卒秋七月致仕少保吏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卒九月以尹直爲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冬十月進萬安少傅劉  
吉少保彭華尹直尚書淮北山東大饑

成化二十三年丁未春三月妖人李孜省爲工部尚  
書仍掌通政司事夏京師大旱下寬恤詔六月震  
南京午門勅修省秋八月戊子 上崩於乾清宮  
九月壬寅 皇太子卽皇帝位上 大行皇帝尊  
謚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

皇帝廟號憲宗葬茂陵

稗史臣曰 純皇帝仁愛天縱每死刑覆奏輒慘  
怛竟日或當食廢食也手牘不忍下勅法官詳緩  
遭易儲之變無幾微怨懟及卽位復 景皇帝位  
號事 景后篤恩慈懿尊祔開母后咸周于典禮  
可謂至德矣







